

洋学文庫
文庫8
B 139



職方外紀序

泰西氏之始入中國也其說謂天地萬物皆有造之者
尊之曰天主其敬奉在天之上人甚異之又畫為輿地
全圖凡地之四周皆有國土中國僅如掌大人愈異其
然其言天主則与吾儒畏天之說相類以故奉其教者
頗多其言輿地則吾儒亦有地如卯黃之說但不能窮
其道里名號風俗物產如泰西氏所畫記要以此法
堪輿俯仰无垠吾中國人耳目聞見有限自非絕域
奇人躬履其地積年累劫何以得其詳悉之若是
乎昔張騫使西域其足跡不能出葱嶺天竺外九人



窮河源亦至崑崙而止哉

朝陳誠鄭昶踰流沙涉滄溟輶軒所託皆在方以內琛
球共負之所及然已足以見

明德之覆被遠矣今泰西艾君乃復有職方外紀皆吾中
國曠古之所未聞心思意想之所不到考父不能逐章
矣不能步者可謂塊^{了了}地之極觀人間古之至^{了了}乎詭矣而其言
皆駁^{了了}有據非汪洋謬悠如道家之語天秋氏之^{了了}
須弥窮萬劫無人至也泰西氏云中國已九萬里自上古
未嘗通今又君輩乃慕義遠來獻其異書數十種于
朝其視越裳之重譯獻雉不啻過之夫安知此及如外紀

所曠列不有聞泰西之風接踵而至者乎是愈可以昭
聖治而暢聲教也此書刻于湘中閩人多有案者故艾君
重梓之余為畫其端如此

福唐葉向高書

葉印
向高

葉向高
黃璧

職方外紀序

萬曆辛丑利氏來賓余從寮友教輩訪之其壁間
懸有天地全圖畫線分度甚悉利氏曰此吾西未路程
也其山川形勝土俗之詳別有鉅冊已藉手進

大內矣因為余說地以小圓處天大圓中度數相應俱作三百
六十度凡地南北距二百五十里即日生影必差一度其東西
則交食可驗每相距三十度者則交食差一時也余依法
測驗良然迺悟唐人畫方各里其術尚疎遂為譯以萃文
刻為萬國圖屏風居久之有瀆呈

御覽者旋奉宣索因其版已舊而南中貴人翻刻以應會

閩稅墻又馳獻地圖二幅皆歐羅巴文字得之海船者亦
是時利已即世龍熊二友留京奉

旨繕譯龍熊奏言地全形凡五大洲今闕其一不可不補乃先
譯魚幅以進別又制屏八扇載所聞見附及土風物產備各
貼說甚細余以甲寅赴補幸獲觀焉以備世又未竟會
放歸齎投通政司弗納則奉教

大明門外叩頭而去今尚度中城察院去而龍熊旋卒於台
底本則京紳有使寫者然皆碎玉遺璫未成條貫今年
夏余友楊仲堅氏與西士艾子為增輯焉凡系在職方朝貢
附近諸國俱不錄其絕遠舊未通中國者故名職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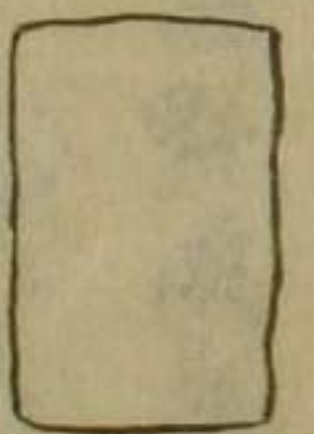
職方

外紀種之咸出倣詭可喜可愕令人聞所未聞然語必據所涉
歷或彼國舊聞徵信者也使貫胸及踵龍伯焦僥之屬以為
為誕弗收也艾子語余是役也其說聞也與我地如此其大
也而其在天中一粟耳吾州吾鄉又一西采中之毫末吾至
藐焉中實而卑石競利於蠻觸之角也與哉則性為形
役實錯厥履夫皆夸毗其耳目思想以自錮而孰知耳目
思想之外有如此殊方異俗地靈物產真不虛者以見
人識有限而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又窮變極備隨處悉
供人類之用兼賦人以最靈之性俾能通天徹地不與草木
鳥獸同頑同朽明乎造物主之於人特厚也人可克已昭

事以期復命歸根作如是觀庶吾侪未闡天通先啓地員
不詔先後倒置之訛也子而艾子之友金子則又曰此姑以綴
屏上之畫也云尔吾欲引伸其說作諸國山川經緯度數而
十卷風俗政教武衛物產技藝又十卷而後可以當職方之
一鏡也金子者齊國被國各籍七十餘部款貢之蘭臺麟
室以卷會東西聖賢之學術者也德之麻明奎躔炳瑞
時則有異國異俗航九萬里而未蓋曠古於今為一
聖主崇文第令渴廣致羣英必當播樂以令傾海嶽之
奇才將河洛未足誇鳳鳥不靈至而伊日曩所拾一屏一
冊外遊之具尚足為咫聞炫哉余聞西域天文洪武中曹

譯之右文家法固然矣禮樂盛百年聲教敷四海儒有
涵醇飲饒播頌於无窮知必不与鳩摩玄奘輩所教各
同類而並賦之也

天啓癸亥日躔天駟浙西李之藻書於龍泓精舍



職方外紀序

方域大矣，其間位置馮生，日新富有，在一方即有一方物用，
滿足周匝，不相假貸，有存諸不能忘，隸首不能紀者，是孰
使之然哉？有大主宰在也。楚辭問天地何際，儒者不能測，
今歎窮思極索，以求涯際，乃至狂惑，畔渙喪志，而未有得，
何居乎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天地俱有窮也，
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圓，故无起止，无中邊，最輕清者為
天，最重濁者為地，心恰正，在天中，其
為重濁者，所有形有所負者，皆附就之，此外上下四傍皆係
輕清重地，不能就輕，自不能倒落，一處論其成位，則天包地

火包氣、包水、包土、重、包裹人之因目、止見水土二行、不見
氣火二行、徧地周遭、皆人所居、不得以地下之人、与我脚底相
對、疑其有傾倒也、故畫証說、歷、可據斯亦奇矣、按厥所
由、西國有未經焚劫之扁籍、有遠遊窮海之畸人、其所
聞見、以古拙詳、然是編所摘、猶是扁籍中之百一、即彼
國扁籍所紀、又是字中之萬一、而叙做詭瑰奇、業已不可
思議矣、又况自地而上、窮元極、極元極、進之而虛空、固
之而天載、函蓋之間、更无差教、可睹、安能以人心、分量、仿
佛測之、夫睹九重宮、淵、鬼然燠然、心非偶成也、定由
工師構之、司空量之、至尊臨御之也、方域至大、其位置

過

馮生曰、新、富有、徧地、生、齒、各、給、其、用、各、不相、競、此、不可、窺
測、造物主之全能、与、貴重、人類、独、超、萬物、之上、哉、既、知、造
物主全能、則、口、惟、一、尊、无、可、与、並、即、生、知、安、行、之、聖、出、有、入
无、之、神、不、處、全、能、中、所、造、萬、類、之、一、類、而、豈、可、以、燭、火、此
太陽、蹄、涔、並、滄、海、乎、惟、聖、人、見、其、然、故、應、以、昭、事、畏、天
命、對、上、帝、暗、室、屋、漏、日、監、在、茲、不、敢、戲、渝、不、敢、怠、荒、此
真、能、知、天、事、天、質、之、東、海、西、海、不、相、得、而、符、節、合、者、西
士、引、人、歸、向、天、帝、注、以、備、事、為、據、注、述、多、端、皆、有、深、意、
而、是、徧、則、用、悅、耳、娛、目、之、玩、以、觸、人、之、心、靈、言、甚、近、指、甚
遠、彼、淺、膚、者、易、認、為、輜、軒、之、雜、錄、博、物、之、誇、資、則、還

珠而買櫝者也。

沁園居士楊廷筠

職方外紀小言

鄒子九洲之說，人皆以為闕大不徑，彼其言亦足，非也。天地之際，亦縣神州之外，奚啻有九，則見猶未隨方隅，獨笑儒者未出門庭，而一誇絕國，動輒言黃夏，夏夏，吾謂中王，而外，乃為侏離左社之域，而王化之所弗賡，嗚呼，是何言也。吾夫子作春秋，攘夷狄，亦謂吳越，實周之臣，而首好王號，故斥而弗與，非謂凡在遐荒，皆可夷狄，擯之也。誠高，高河洛，古所謂天下之中耳，自高，高河洛，而外，皆四夷也。今其地曷嘗不受冠帶，而祠春秋，敷詩，各而說禮樂，何獨海外不然，則亦見之未廣也。嘗試按圖，而論中國，居亞細亞十之一，亞細亞

元心字
必心字

又居天下五之一則自赤縣神州而外如赤縣神州者且十其九
而幾持此一方胥天下而為一貉得元紛并蛙之論乎
曷微之儒先曰東海西海必同理同誰謂此理同而精神之結
換不各自持一精彩顧斷然此是彼非亦大躋矣且夷夏之
何常之有且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元之存焉而遠在殊
方諸夏也若夫汶之為沮之為寡蕭鮮恥焉而近在比肩
戎狄也其可以地律人以華夷律地而輕為訾議哉故愚理益
刺之大者切于世道也不但便規毫末者被蝸國之褊衰抑且
令恣其以唐者矣恒沙之虛見如弟以蠱心志悅耳目也者則
索上窮青冥亦山經穆使之餘魂下極黃壘亦志怪有譜

媿

神以
之象

之贖馥而何以追玄造于生成荷神之于身毒哉不為元
益之終以度越鄒子也

後學海雲瞿式穀識

職方外紀自序

造物主之生我人類於世也。如進之大庭中。令饗食豐醴。又嬉歌
舞之樂也。嘗試仰觀天象。而有日月五星列宿之麗。則天
似室廬。列象似瑰寶之飾。垣壁者然。俯察地形。而有山川
草木之羅列。芬芳則猶劇戲之當場者然。其他空中飛
鳥。江海滂鱗。地上而穀果實。則集五存八珍之薦列。几筵者
然。則造物主之恩厚亦極矣。胡為乎人。每日用不知。若將
得固。然宜然而曾莫究其所以然也。昔

則之下當
有猶字

神皇感際

聖化翔洽。元遠弗復。吾友利氏。齋進萬國圖誌。已而吾友

氏又奉繙譯西刻地圖之

命據所聞見譯為圖說以

獻都人士多樂道之者但未經刻本以傳迨至

今上御極而民物重新駸于王會萬方之盛矣儒畧不敏
幸廁觀光慨慕前麻誠不忍其久而湮滅也偶從蠹簡得
視所遺舊藁乃更竊取而未所携手輯方域梗概為增
補以成一編名曰職方外紀私竊自哂殆不過如近氏竹頭木
屑之陳庖人頰鬻溫涼之獻優伶雜劇百戲之搬演无当大
觀非閩文字惟用以供內藏卧游之萬一則亦或者小有補
云且夫士抱雜志將以周游四遠或為采風問俗以弘教化或

諸

卷冠

為搜珍覓寶以充美觀或窮此疆爾界以察地形或訪聖
賢名流以資師友或通有元寶遷以求羸羨或考君澤方
萬國山川形勝以証經傳子史之載紀或採奇覽秀以當襟
懷以開神智識如此類即有志焉而勢不无道里跋涉之勞
瘁舟車賞費之經營以至冠賊風波意外之警言又注之是
為我寰別人壽之幾何勞非假羽翮以翔遊或莫能遍歷八
荒以畢吾一生壯游之願也茲賴後先同志出游寰宇合聞
合見以成此書不出戶庭可以周知遐遠在創聞者固未免或
駭為奇然而非奇矣常或疑為虛然而非虛皆實夫惟造
物主之神化无量是故五方萬國之奇詭不窮倘一轉念思

厥所繇。返本還原。徑固不遠。區區之思。良有見於此耳。勿
俱園楊公雅相。字賞。又為訂具。先拙。倅以行焉。要亦契
余不吝。昔者吾友。芹曝自獻之風志。而代終有成。所願其載
天履地者。既幸宅是庭。御食是醴。觀是樂。固而溯流窮
源。循未^末本言。念創設萬有一大主宰。而謂然昭事之是場。
則危言奮辭。庶其不貽說鈴之誦乎。若由異聞異見。姑以
炫耀耳目。則儒畧何人。而敢於字海名區。呈此伎倆。是又與
於玩物喪志之甚者也。

天啓三年歲在癸亥八月望日 西海艾儒略識

奏疏計二本
聖旨大西
聖旨九月
聖旨下印
聖旨欽遵
聖旨二扇
聖旨該是
欽命容臣
進或將此
中國文字

奏疏計二本
聖旨大西
聖旨九月
聖旨下印
聖旨欽遵
聖旨二扇
聖旨該是
欽命容臣
進或將此
中國文字

御覽又臣國尚有刊刻万国圖志一冊其中各國
圖說至為詳備又皆臣國人游学經商耳聞
目是並無鑿空駕造之說其書曾經臣等貢
獻

御前但皆西國文字未便觀覽臣伏蒙
聖恩、蒙養有年、略通經旨、大義如蒙
欽命、幾下原卷、容臣等悉譯以
中國文字、上塵
聖覽、即四方万国地形之廣袤、國俗之善惡、政治
之得失、人類之強弱、物產之怪異、一覽無遺、

皇上非獨可以廣聞見、抑亦可以裨
聖治矣、臣等无任激切屏營之至、為此謹將原圖
二扇畧加分解、開款于後、謹具奏
聞、

大西洋國陪臣龐迪我熊三拔等奏為欽奉
聖旨、九月初二日、詠看時刻、迎侍龐成等傳奉
聖旨、幾下西洋印板萬國地海全圖二扇、着令臣
等看詳、已經回話、訖、續于本月初五日、有龐
成等傳該、
御茶房牌、于魏學顏、

御前請出原屏風二扇、着臣等再變寫明白、未欽
此欽遵、思得臣國所刻万国地海全圖、原有
四扇、今止得二扇、謹將原屏風照式畫畫、仍
補完中國圖、及西南万国圖、二扇、共四扇、皆
易以華文、恐番中各寫不明、仍將各國政教
風俗土產之類、另為一篇、列于下方、以便
御覽、謹裝為四軸、隨原屏風二扇、一併上

進者、臣自愧才質淺薄、記聞不多、所譯文字大
段闕略、如蒙
皇上發務之暇、欲得通知万国情形、則有万国圖志

一冊、先年原係心等貢獻

御前者、其中所說至詳至備、又荷臣國人游學、經
皇上高耳聞目見、傳信之書、並無鑿空駕造之說、
臣等仰蒙

聖恩、養艱有年、略通經書大義、似可翻譯成、各臣

今外无副本、倘
聖恩必須詳備、伏乞
聖覽、即四方万国地形之廣狹、風俗之善惡、道術
之邪正、政治之得失、人類之強弱、物產之怪

仰

異具載无遺、非徒可以廣聞見、亦或少裨于
聖治、而臣等蒙
恩日久、得效絲髮之勞、略解素餐之愧、者餘榮矣、
外象牙時刻晷二具、或看日、或看月、看星、皆
可測知時刻、臣等學道餘閒、頗習曆法、二物
係臣等製造、謹附進
御前、以為
皇上宵衣旰食之一助、臣等无任戰悚恐懼之至、
為此、今將原屏風二扇、併新譯番說四軸、時
刻晷二具、謹具本親齎奏

聞

萬曆四十年九月初二日、該內靈臺有時刻近侍
龐成等傳奉

聖旨、發下西洋印板万国地海全圖二扇、着令倍
臣龐迪我熊三拔等看詳、已經回話、訖、續於
本月初五日、該近侍龐成傳該
御茶房牌子魏學顏
御前請出原屏風二扇、着信臣龐迪我熊三拔等
再變寫明白、未欽此、

必止、可見天圓地方、乃語其動靜之德、非以形論也、地既圓形、則無處非中、所得東西南北之分、不過就人所居立名、初無定準、地度上與天度相應、天有南北二極、為運動樞、兩極相距之中界、為赤道、平今天之南北、其黃道斜與赤道相交、南北俱出二十二度半、日躔黃道一日約行一度、自西而東、奈為宗動天所帶、是以自東而西、一日一週天耳、日輪正交赤道、際為春秋二分、規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為冬至、規北出赤道二十三度半為夏至、規黃道之樞、與赤道之樞、亦相離二十三度半

委

其周天之度、經緯各三百六十、地既在天之中央、其度為與天同、如赤道之下、與南北二極之下、各二十三度半也、又二極二至規外、四十三度也、分為五帶、其赤道之下二至規以內、此一帶者、日輪常行頂上、故為熱帶、夏至規之北、至北極規、冬至規之南、至南極規、此兩帶者、因日輪不甚遠近、故為溫帶、北極規與南極規之內、此兩帶者、因日輪止照半耳、故為冷帶、赤道之下、終歲晝夜均平、自赤道以北、夏至晝漸長、有十二時之晝、有一月之晝、有三月之晝、直至北極之下、則以半年為一晝、

矣、往南亦然、以南北距度考之、其勢不得不然也、
其在東西同帶之地、凡南北極出入相等者、晝夜
寒暑節氣俱同、但其時則有先後、或差一百八十
度、則此地為子、彼地為午、或差九十度、則此地為
子、彼地為卯、餘可類推也、人居赤道之下者、平望
南北二極、離南注北、每二百五十里、則北極出地
一度、南極入地一度、行一萬二千五百里、則見此北
極正當人頂、出地九十度、而南極入地九十度、正
對人足矣、往南亦然、此南北經度也、至于東西緯
度、則天輪轉環、元定不可據、七政量之、值方可作

初度、而天文家又立一法算之、以宗動天一周、則
日月行三百六十度、故每時得三十度、如兩地相
差一時、則東西便離三十度也、今兩地觀日食、各
自不同、則知差一時者、其地方相離三十度、以此
推之、東西之度、可考驗矣、或但以里數考之、古來
地理家俱從西洋最西地為初度、即以過福島子
午規為始、初天度、自西而東十度、一規以次東西
之度、故畫番必先畫東西南北之規、後考本地、離
赤道之南北、福島之東西、幾何度數、乃置本地方
位、譬如中國京師、先如離赤道以北四十度、離福

島以東一百四十三度、即于兩緯線相交處、得
京師本位也、但地形既圓、則畫番于極圓本球、方
能肖像、如畫于平面、則不免或直、剖之為一圖、或
猶截之為兩番、故全番說為二種、一長如卵形、南
北極居上下、赤道居中、一番如盤形、南北極為心
赤道為界、又于全番外、另各設為一番、曰亞細
亞、曰改羅巴、曰利未亞、曰亞墨利加也、而墨瓦蟻
厄加、則國土未詳、因不另立云、番中南北規、相
等、皆以二百五十里為一度、赤道之度亦然、其離
赤道平行東西、漸規則漸迫、而極者、其規漸小、然
亦分為三百六十度、其里數以次漸狹、別有算法、
今畫番為方者、其畫線不免于稍變、畢竟惟圓形
之番、乃得其真也、

職方外紀亞細亞卷一

西海艾儒略增譯東海揚廷筠彙記

亞細亞者天下一大州也、人類肇生之地、聖賢首
 出之鄉、其地西起那多理亞、離福島六十二度、東
 至亞尼俺峽、離一百八十度、南起爪哇、在赤道
 南十二度、北至冰海、在赤道北七十二度、所容國
 土不啻百餘、其大者首推中國、此外曰韃而韃、曰
 回、曰印度、曰莫卧爾、曰百兒西亞、曰度兒格、
 曰如漢亞、並此州鉅邦也、海中有鉅島、曰則魯蘭、
 曰蘇門答刺、曰爪哇、曰渤泥、曰呂宋、曰馬路古、更
 一

此頁為書中內容之複印或透印，文字極其模糊，難以辨認。

有地、中海諸島、亦屬此州界內、中國則居其東南、
自古帝王立極、聖哲憑輿、声名文物、禮樂衣冠之
美、与夫山川土俗、物產人民之富庶、遠近所共宗
仰、其北極出地之度、南起瓊州出地二十八度、北
至開平等地出地四十二度、從南涉地共得二十
四度、徑六千里、東西大抵畧同、其距大西洋路、幾
九万、開闢未始相通、但海外傳聞、尊稱之為大知
納、迨百年以來、西船注來、貿易遷始、開其途、而又那
蘇會中諸士、幸復遍歷觀光、益習中華風土、今欲
揄揚万一、則一統志諸君舊已詳盡、至中華朝貢

屬國如韃、西番、女直、朝鮮、琉球、安南、暹羅、直曠
之類、俱悉一統志中、亦不復贅、故畧撮職方之所
未載者于左、

韃而韃

中國之北、迤西一帶、直抵歐羅巴東界、俱名韃而
韃、其地江河絕少、平土多沙、大者皆山、大者曰意
觀、中分亞細亞、南北、其北皆韃而韃種也、氣候極
寒、冬月无雨、入夏微零、僅濕土而已、人性好勇、以
病歿為辱、人罕得遍歷其地、亦然、文字相通、故未
悉其詳、然大學少城郭、居空駕屋於東、以便遷徙、

○亞細亞之
誤

產牛羊駱駝、香馬肉以馬頭為絕品貴者方得飲之、道行飢渴即刺所乘馬、漚血而飲、復嗜酒以一醉為榮、國倍大都又台字如此、更有殊異不倫、如夜行昼伏、自蒙鹿皮懸尺於樹、喜食蛇蟻蜘蛛者、有人身羊足、氣候寒極、夏月層冰二尺者、有長人善躍、一躍三丈、履水如行陸者、有人死不葬、以鐵索掛屍於樹者、有父母將左即殺食之、以為念親之恩、又葬於腹而不忍委之丘隴者、此皆韃而韃東北諸種也、迤西舊有女國、曰亞瑪作榻子、最驍勇善戰、嘗破一名都、曰尼弗倍、即其地、達一神祠、宏麗奇巧、

建

輿 冊

殆非畧議所及、西國稱天下有七奇、此居其一、國俗惟春月容男子、一至其地生子、男輒殺之、今亦為他國所併、存其名耳、又有地曰得白得、不以金銀為幣、上用瑚瑚、至大剗國、惟屑樹皮為餅、如金印、王號其上以常幣、其倍國王死後、如棺往葬、道逢人輒殺之、饗死者可受其主也、嘗有一王、會葬殺人、以萬計者、此皆韃而韃西北諸種也、

回回

中國之西北、出嘉峪關過哈密上魯番、曰加斯加、多高山、產玉石二種、出水中者極美、出山石中

新

者以新火燒石迸裂乃鑿取之甚費工力牛羊馬
畜極多因不冷豕諸國无豕自此以西曰撒馬兒
罕曰華利哈大葉曰加非爾斯吉曰杜爾格斯吉
曰查理曰加奔尔曰古查曰蒲加刺得皆回諸
國也其人多習武若商旅防寇非聚教百不可得
亦有好事好礼者初宗馬哈默之教諸國多同後
各立門戶互相排擊持戎亦有教端其大者在不
得辨論教中受借教如此立則當冥心順受至理
有未安弗顧也

印弟亞

即天竺

中國之西南曰印弟亞即天竺五印度也
在印度河左右國人面皆紫色其南土曉天文頗識性學
亦善百工技巧无華札以錐畫樹葉為昏國王之
統例不世及以甥姝之子為嗣親子弟給祿自膳
男子不衣衣僅以尺布掩臍下女又有以布纏首
至足者其倍士農工賣各也其業最貴者曰婆羅
門次曰乃動大抵奉佛多設齋醮今沿海諸國與
西客往來者亦率奉天主正教其地有加得山中
合南北南平則山川氣候鳥獸虫魚艸木之屬无
不各極詭異其地自立夏以至秋久无自不雨及

是則片雲不合、酷暑難堪、惟日有涼風解之、其風
自己至申、從海西來、自亥至寅、從陸東來、艸木異
干常者、不可屈指、西友鄧儒望嘗游其國、獲觀艸
木生平未嘗見者、至五百餘種、其所產木以造舟
極堅、永不破壞、多產椰樹、為天下第一良材、幹可
造舟車、葉可覆屋、實能療飢、漿能止渴、又可为酒
为醋、为油、为飴糖、堅如可削、为針、殼可盛飲食、甌
可索綯、種一本而一室之利畢賴之矣、又有二奇
木、其一名隱樹、花形如茉莉、且晝不用、至夜始放、
向晨尽落地矣、國人好卧于樹下、至發花覆滿身、

一其正三一榕、不花而實、人不可食、其枝飄揚下垂、附
地便生根、若柱、如是年久结成巨林、國人陰其下、
尤異屋宇、至有容千人者、其樹之中近原幹處、則
以供佛、名菩薩樹、鳥類最多、有巨鳥、吻能解百毒、
國中甚貴之、一吻直金錢五十、地產象異於他種、
能識人言、土人或命負物至某地、程輒不爽、他國
象遇之、則躡伏、有獸名独角、天下最少、亦最奇、利
未亞亦有之、額間一角極能解毒、此地但有毒蛇、
蛇飲泉水、水深其毒、人獸飲之必死、百獸在水次
虫渴不敢飲、必俟此獸來以角攪其水、毒遂解、百

獸始就飲焉、勿溺、為亞國庫云、有兩角、稱為國室、
又有獸、形如牛、身丈如象、而少低、有兩角、一在鼻
上、一在項背間、全身皮甲甚堅、銳箭不能入、其甲
交接處、以如鎧甲、甲而罕確、如鱗皮、頸大尾短、居
水中、可數十日、從小養之、亦可馭百獸、俱懼伏、尤
憎象、與馬、偶值必逐殺之、其骨肉皮角牙蹄、糞皆
菜也、西洋俱貴重之、名為羅達、或中國所謂麒麟
天祿辟邪之類、其猶有肉翅、能飛、蝙蝠大如猫、蛇
種類極多、大羊俱毒、地勢為三角形、未銳、迥潤不
百步、東西氣候、先不各極相反、此晴則彼雨、此寒

則彼焚、此風濤蔽天、則彼穩如平地矣、故海船有
乘順風而過者、至銳、則行如披山、此南印度之
尤異也

莫卧爾

印度有五、惟南印度尚仍其舊、餘四印度、皆為莫
卧尔併矣、莫卧尔之國甚廣、分為十四道、象至三
千余度、進近百年內、吞併鄰國甚多、嘗攻西印度、其
西印度王、統兵五十萬、馬十五萬、象二百、每象負
一木臺、容人可二十、又載銃千門、其大者四門、每
門駕牛二百、又盛載全銀滿五十巨罌、以禦之、不

一本作
莫

勝、盡為莫卧爾王所獲、又東印度有大河名安白
國人謂經此水一浴、所作罪業悉得消除、五印度
之人、或往沐浴、冀得滅罪生天也、其東近滿刺加
地、國人各奉四元行之一、死後各用本行葬其屍、
如奉土者入土、奉水火者投水火、至奉氣者則懸
掛尸於空中、亦大異也、

百ハル西シヤ亞

印度河之西、有大國、曰百尔西亞、太古生民之始、
人類聚居、言語惟一、自洪水之後、機智漸生、人心
好異、即其地創一高臺、欲止窮天際、天主憎其長

恣枉之誤

傲、遂亂諸人之語言、為七十二種、各因其語、散厥
五方、至今其址尚在、名曰罷百尔、訖言亂也、謂此
天下之言也、百尔西亞之初、為罷鼻落你亞、幅慎
甚廣、都城百二十門、乘馬疾馳、一日未能周也、國
中有一苑園、造於空際、下以石柱擊之、上承土石
凡樓臺池沼草木鳥獸之屬、无不畢具、大復踰於
一邑、天下七奇此亦一也、後其國為百尔西亞所
併、遂稱今名、至今強大、國主嘗建一臺、純以所殺
回、頸繫之臺、或髑髏幾五万、廿年前其國主好
獵、一圍得鹿、至三万、欲侈其宴、亦聚其角為臺、今

尚存也、又東近撒馬兒罕界、一塔皆以黃金鑄成、
上項金到石如胡桃、先夜照十五里、其地江河極
大、有一河發水、所及地即生各種名花、南有島、
曰忽魯謨斯、在赤道北二十七度、其地悉是鹽、否
則硫黃之屬、草木不生、鳥獸絕跡、人著皮履、過雨
過履底一日輒敗、地震多、氣候極熱、人須坐卧水
中、沒至口方解、又絕无洪水、洪水之從海外載、至
其艱如此、因其地居三大州之中、凡亞細亞、歐羅
巴、利未亞之富商大賈、多聚此地、百貨駢集、人烟
輻輳、凡海內極珍奇至致之物、狂輒取之、如奇土

人嘗言天下若一戒指、此地則戒指中之宝物也、

度爾格

百爾西亞西北諸國、皆為度爾格所併、內有國曰
亞辣比亞、中有大山、名西乃、上古之世、天主垂訓、
下民、召一聖人美瑟於此山、賜以十誡、著於石板、
左板三戒、右板七戒、今所傳十誡是也、土產金銀
極精、亦多寶石、地在二海之中、氣候常和、一歲再
熟、有樹如橡栗、夜露墜其上、即疑為蚤、晨取食之、
極甘美、更產百物俱豐、自古稱為福土、其地有沙
海、廣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過之、偶為沙

因 而

浪所壓、倏忽上成丘山、凡欲渡者、須以羅徑定方、
向測道理、又須備糗糶及魚旬之水、乘以駱駝、
行甚疾、可日馳四五百里、又耐渴、一飲可度五六
日、其腹容水甚多、客或乏水、則剖駝飲其腹中水、
傳聞有鳥、名弗尼思、其壽四五百歲、自覺將終、則
聚乾香水一壇立其上、待天甚熱、搖尾燃火自焚
矣、骨肉遺灰、變成一蟲、又變為鳥、故天下止有
一鳥而已、西國言、人物奇異、无雨者、皆謂之弗尼
思云、其西北舊有項奪馬古、極富、厚名於西土、因
恣男色之罪、天主降之重罰、命天神下界、止遵一

聖德士名落得者、及其家人、出疆遂降火、尽焚其
國、至今小石過火即燃、臭惡不可近、產一果、如橘
袖、形色鮮妍、可玩、破之則臭煙而已、其地有一海、
長四百里、廣百里、水味極鹹、性凝結、不生波浪、嘗
湧大塊如松脂、不能沉物、至用力按抑不能入、魯
有國王、異之、往觀、命人沉水試之、終不可入、海色
一日屢變、日光炫耀、文成五色、因其不生水族、故
命曰死海、度見格之西北、曰那多理亞、國有山多
瓊石、國人嘗往鑿之、至一石^(定)、見石人、无算、皆首
時、辟乱之民、穴居於此、死後為寒氣所凝、漸化為

老誤字當
作允

恐誤字當
作犬

郁之誤

如德亞

德

石其地西界改羅巴地中隔一海寬五里計昔有
一名王曰失尔塞者造一跨海石梁通連兩地今
為風浪衝擊亦崩頽矣又有地名際刺產異羊
之絨輕細無比雨中衣之略不沾濡即漬以油膏
不汚滌也一種異犬性好竊衣履巾悅之屬稍不
慎輒為竊匿矣有山生草本皆香過之則香氣馥
郁襲人衣裾

誤字當
作史

純

蹟近者十年遠者三四千年而上多茫昧不明或
異同无據惟如德亞文自初生人類至今將六
千年世代相傳及分散時候萬物造作原始
悉記无訛諸邦推為宗國地甚豐厚人烟稠密是
天主生人最初賜此沃壤其國初有大聖人曰亞
把刺抗約當中國虞舜時有孫十二人支族繁衍
天主分為十二區厥後生有聖賢世代不絕故其
人民百千年間皆純一敬愛天主不為異端所惑
其國王多有聖德乃天主之所簡命也至春秋時
有二聖王父曰大味得子曰撒刺滿嘗造一天主

大殿、皆金玉砌成、飾以珍寶、窮極美觀、其費以三十萬、其王德絕盛、智絕高、聲聞最遠、中國所得謂、西方聖人、疑即指此也、此地往來、聖賢多有受命天主、能前知未來、受者、國王有疑、必從決之、其聖賢竭誠祈禱、以得天主默啟其所前知、悉載經典、後來无不符合、經典中第一大意、是天主降生、救拔人罪、開萬世升天之路、預說甚詳、後果降生於如德亞白德後之地、名曰耶穌、託言救世主也、在世三十三年、教化世人、所顯神靈聖蹟甚大、且多、如命瞽者明、聾者聞、啞者言、跛者行、病者起、

以至死者生之類、不可殫述、有宗徒十二人、皆耶穌繼天之能、不做學力、即通各國語言文字、其後耶穌肉身升天、諸弟子分散萬國、闡明經典、宣揚教化、各著神奇、變顯、亦能令病者即愈、死者復生、又能驅逐邪魔、緣此時天下萬國、大率為邪魔誘惑、不遵天主教、妄立邪主、各相崇拜、其所奉像、又諸國不同、不止千萬、自天主降生、每教、乃始曉悟真理、絕其向所崇拜惡教、而敬信、崇尚於一天主、為所化國土、如德亞諸國、為最先、延及改羅巴利、未重大小千餘國、歷今千六百餘年、其國皆

主

久安長治、其人皆忠孝貞廉、男女為聖為賢、不可
勝數、茲為畧述、教中要義、數端、一曰、天地間、至尊
至大、為人物之真至大父者、止有其一、不得有二、
一者即天主上帝而已、其全智全能全善、浩無窮
際、萬神人物皆為天主所造、又恒賴其保持安養、
凡人禍福修短、皆其主宰、故吾人所當敬畏愛慕、
者、獨有一天主也、此外或神或人、但能教人純一
以愛天主、即為善人吉神、若以他道誘人、求福免
禍、是潛居天主之位、而明奪其權也、其為凶神惡
人無疑、崇信祭祀此類者、不免獲罪、一曰、天地間、

△受

惟一天主為真主、故其聖教、獨為真教、使之、則令
人行真善、而絕不為惡、可升天堂、永脫地獄、若他
教、乃是人所建立、所未有能行真善、免罪戾、而升
天堂、脫地獄者、一曰、人有形軀、有靈魂、形軀可滅、
靈魂不可滅、人在世時、可以行善、可以去惡、一至
命終、人品已定、永不轉移、天主於時、乃審判而賞
罰之、其人純一敬愛天主、及愛人如己、必升天、參
配天神、及諸聖賢、愛無窮、真福、若不受信、天主愛、違
犯教戒者、必墜地獄、永受苦難也、其苦樂、永無
改、更元業、盡、復生為人、及輪迴異類、等受、故實教

過

升天堂、脫地獄、只在生前實能為善去惡、无他法也。一曰人犯一切大小過惡、皆得罪於天主者也。故惟天主能救宥之、非神与人所能救。亦非徒誦念徒施舍所能贖也。今人生孰能无過、欲求救宥、必須深悔前非、猛勇遷改、初人赦先悔罪、審按地斯摩之礼、既重犯、求解罪有恭柴柔之礼、遵依聖教、守戒祈求、必獲救宥。不然、一生罪過、无法可去、地獄无法可脫也。所以教中要義、望人真能改過遷善、以獲救免、而字升天真福。自有專唇備論云、如德亞之西、有國名達馬斯、皆產絲綿、絨、罽、刀

有

解

劍、顏料極佳、城有二層、不用磚石、是一活樹糾結、无隙甚厚、而高峻不可攀登、天下所未有也。土人製一菓甚良、名德里亞加、能治百病、尤鮮諸毒、有試之者、先覓一毒蛇咬傷、毒發腫脹、乃以菓少許、醃之、无弗愈者、各國甚珍異之。

則意蘭以下皆海島

繫耳

印弟亞之南、有島曰則意蘭、離赤道北四度、人自幼以環擊身、漸垂至肩而止、海中多珍珠、江河生猫睛、昔泥紅、全剛石等、山林多桂皮、香木、亦產水晶、膏、琢成棺、以斂死者、相傳為中國人所居、今房

屋殿中亦頗相類、西有小島、總名馬兒、地穢不下
數千悉為人所居、海中生一椰樹、其葉甚小、可療
諸病、

蘇門答剌 一名須文達那

蘇門答剌地度十餘度、跨於赤道之中、至濕、他
國人至者多病、若長不一、其地產金甚多、向稱金
島、亦產銅鐵錫及諸色染料、有大山、有油泉、可取
為油、多沉香龍腦金銀香椒桂、人強健習武、恒與
敵國相攻殺、多海獸海魚、時登岸傷人、其東北滿
刺加國地不甚廣、而為海高輻輳之地、正居赤道

温

下、春秋二分、正当於人項、氣候極熱、賴无日不雨、
故人可居之、產象及胡椒、多佳果木、終歲不絕、人
良善不夏生業、或彈琵琶間游而已、

此味

此味大小有二、俱在蘇門答剌東南、離赤道南十度、
海島各自有主、多象无馬騾、僅產香料、蘇木象牙
之屬、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為貨幣、人奸窳兇急、好
作魘魅妖術、諸國每年白象、即治兵相攻擊、羊白
象者、白象所在、即為盟主也、

渤泥

渤泥島在赤道下，出片腦極佳，以燃火沉水中，火不滅，直焚至盡，有獸似羊似鹿，名把雜尔，其腹中生一石，能療百病，西客極貴重之，可至百換，國主籍以為利。

呂宋

廣州之東南為呂宋，其地產一鷹，有鷹王，卷則衆鷹從之，或得禽獸，侯鷹王先取其睛，然後羣鷹方啗其肉，又有一樹，百獸不得近之，一遇其下即斃矣。

馬路古

呂宋之南有馬路古，无五穀，出沙苧米，是一木磨穀而成，產丁香胡椒二樹，天下絕无，惟木地折枝挿地即活，性最熱，祛濕氣，与水酒同貯，旋即吸乾，樹傍不生他草，土人欲除草萊，惟折其枝挿地草立稿矣，又產異羊，牡牝皆有乳，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為盾以禦敵。

地中海諸島

亞細亞之地中海有島百十，其大者一曰哥阿島，曩國人患疫，內有名醫，名依卜，加得，不以藥石療之，令城內外遍舉大火，燒一昼夜，火息而病亦

魚矣、蓋疫為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
尽而疾愈、亦至理也、一曰羅得島、天氣常清明、終
歲見日无竟、日陰霾者、其海畔、嘗鑄一鉅銅人、高
踰浮屠海中、築兩臺以盛其足、風帆直過跨下、其
一指中可容一人、直立掌托銅盤、夜燃火於內、以
照行海者、鑄十二年而成、後為地震而崩、國人運
其銅、以駱駝九百隻注負之、一曰際波里島、物產
極豐、每歲國賦至百萬、葡萄酒極美、可度八十年、
又出火浣布、是煉石而成、非他物也、地熱少雨、嘗
連晴三十六年、土人散注他國、今稍、湊集矣、

職方外紀 歐羅巴卷二

西海艾儒略增譯 東海揚廷筠彙記
天下第二大州名曰歐羅巴、其地南起地中海北
極出地三十五度、北至冰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
相距四十五度、徑壹萬壹千二百五十里、西起西
海、福島初度、東至阿比河九十二度、徑二萬三千
里、共七十餘國、其大者曰以西西把尼亞、曰拂郎察、
曰意大利亞、曰亞勒馬尼亞、曰法蘭得斯、曰波羅
尼亞、曰翁加里亞、曰大尼亞、曰雲除亞、曰諾勿惹
亞、曰尼勒奈亞、曰莫斯科未亞、其地中海則有甘

疑雪際亞

敵

的^イ亞諸島、西海則有意而蘭大^{イルランド}諸^リ厄利亞諸島云、
凡歐羅巴州內、大小諸國、自國王以及庶民、皆奉
天主耶穌正教、織毫異、字不容竄入、國王互為婚
姻、也相和好、財用百物、有死相通、不私封殖、其婚
娶、男子大約三十、女子至二十外、臨時議婚、不預
聘通、國之中、皆一夫一婦、无敢有二色者、土多肥
饒、產五穀、米麥為重、果實更繁、出五金、以金銀銅
鑄錢為幣、衣服、蚕絲者、有天鵝絨、織金段之屬、羊
絨者、有毳、罽、鎮、哈刺之屬、又有茅蓆之類、名利諾
者、為布、絕細而堅、輕而滑、大勝綿布、故則可揭為

紙、極堅韌、今西洋紙率此物、君臣冠服、各有差等、
相見、以免冠為禮、男子二十已上、繫衣青色、兵士
勿論、女人以金室為飾、服御羅綺佩帶、諸番至四
十、及未四十而寡者、即屏去衣素衣、酒悉以蒲萄
釀成、不雜他物、其酒可積至數十年、當生子之年
釀酒、至兒年三十娶婦時用之、酒味愈美、諸種不
同、无蒲萄地、或用牟麥釀之、其膏油之類、味美而
用多者、曰阿利穢、是樹頭之果、熟後即全為油、其
生最繁、又易長、平地山岡、皆可栽種、國人以法制
之、最饒几味、食之、齒類生津、在橄欖馬金囊之上、

其核又可为炭、滓可为醃^尔、菜可食牛羊、凡国人所
称赏牲畜、大小麦第一、葡萄酒次之、阿利祿油又
次之、蓄牛羊者为下、其国倍多酒、但会客不以
劝飲为礼、偶犯醉者終身以为詬辱、飲食用金銀
玻璃及磁器、天下万国、坐皆席地、惟中国及改羅
巴諸国、知用椅卓、其屋有三等、最上者純以石砌、
其次磚为牆、柱木为棟梁、其下土为牆、木为梁柱、
石屋磚屋、築基最深、可上黑六七層、高至十餘丈、
地中亦有一層、既可窖藏、亦可除湿、瓦或用鉛、或
輕石板、或陶瓦、凡磚石屋皆歷千年不壞、牆厚而

牆牆之誤

实、外气难通、冬不寒而夏不溽、其工作如木工石
工、畫工、塑工、綉工之類、皆頗知度數之学、製造備
極精巧、凡为国土者皆考選用之、其駕車、国王用
八馬、大臣六馬、其次四馬、或二馬、乘載騾馬驢互
用、戰馬皆用牡驃、過則弱、不堪戰矣、又良馬止飼
大麦及稗、不雜他艸及豆、食豆者足重不可行、此
改羅巴飲食衣服、宮室制度之大畧也、
改羅巴諸国、皆尚文学、国王廣設学校、一国一郡、
有大学、中学、一邑一鄉、有小学、小学選学行之士
为師、中学大学、又選学行最優之士为師、生徒多

者至教萬人、其小學曰文科、有四種、一古賢名訓、
一各國史、各一種詩文、一文章議論、學者自七
八歲、學至十七八、學成而本學之師儒試之、優者
進於中學、曰理科、有三家、初年學落日加、譯言辯
是非之法、二年學費西加、譯言密性理之道、三年
學默達費西加、訊言察性理、以上之學、總名斐祿
所費、亞學成而本學師儒又試之、優者進於大學、
乃分為四科、而聽人自擇、一曰醫科、主療病疾、一
曰治科、主習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
主興教化、首學數年而後成、業成而師儒又嚴考

閱之、凡試士之法、師儒群集於上、生徒北面於下、
一師問難畢、又輪一師、果能對答如流、然後取中、
其試一日止一二人、一人適應諸師之問、如是取
中、便許任吏、學道者專務化民、不與國吏治民者
秩滿、後國王遣官、察其政蹟、詳訪于民間、凡所為
聽理詞訟、勸課農桑、興革利弊、育養人民之類、皆
審其功罪之實、以告於王、而黜陟之、凡四家官祿
入皆厚、養廉有餘、尚能推惠貧乏、絕無交賄行賂
等情、其諸國所讀各籍、皆聖賢撰著、後古相傳而
一以天主經典、為宗、即後賢所作、亦必合于大道、

有益人心、乃許流傳國內、亦專設檢各官、看詳部
各、經詳定訖、方准、各肆刊行、故各院積各、至數十
万卷、毋容一字、盡惑人心、敗壞凡俗者、其都會大
地、皆有官設各院、聚各於中、日開門二次、聽士子
入內抄寫誦讀、但不許携出也、又四科大學之外、
有度數之學、曰瑪得瑪弟加、六屬斐祿所科內、此
專究物形之度、與數度、其完者、以為幾何大數、其
截者、以為幾何多二者、或脫物而空論之、則教者
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或俾物而偕論之、則教
者、在音相濟為和、立律呂、家度者、在天送運為時、

立曆法家、此學亦設學立師、但不以取士耳、此政
羅巴、建學設官之大畧也、
政羅巴、國人奉天主正教、在遵持兩端、其一愛敬
天主、万物之上、其一愛人、如己、愛敬天主者、心堅、
信望仁三德、而身則勒行瞻禮工夫、其瞻禮殿堂
自國都以至鄉井、隨在建立、漫有掌教者、尊主教
者、人皆稱為神文、俱守童身、屏俗緣、純全一身、敬
愛天主、化誘世人、其殿堂一切供億、皆國主大臣
庶民、轉輸不絕、國人群往、歸焉、每七日則行公共
瞻禮、名曰弥撒、此日百工悉罷、通國上下往焉、聽

講

掌教者講論經典、勸善戒惡、女婦則另居一處、聽
講。男女有別、其愛人如己、一是愛其靈魂、使之為
善去惡、尽享生天之福、二是愛其形軀、如我不慈
人、夫主亦不慈我、故改羅巴人、俱喜施捨、千餘年
未、未有因貧鬻子女者、未有飢餓轉溝壑者、在處
皆有貧院、專養一方鰥寡孤獨、如其中者、亦各有
業、至殘疾之人、亦不廢、如瞽者運手足、痺者運身
目、各有攸當務、使曲盡其才、而不為天壤之廢物、
又有幼院、專育小兒、為貧者生兒、奪之尤力、殺之
有罪、故特設此院、令人抚育、以全兒命、其族貴而

天

家貧者、取子送子入院、更有兩全之法、其院穴牆
以設轉盤、內外隔絕、不相見、送兒者、乘人不見、置
兒盤中、扣牆則院中人轉兒入矣、其曾領洗與否
皆明記、見物異時、父母復欲收養、則按所入之年
月、便得其子、又有病院、大城多至數十所、有中下
院、如中下人、有大人院、如貴人、凡貴人若羈旅者
便客、偶患疾病、則入此院、倍美於常屋、所需菜
物、悉有主者掌之、預備名醫、日與病者診視、又有
衣衾帷幔之屬、調護者守之、人病愈而去、貧者量
給資斧、此乃國王大家所立、或城中人併力而成、

月輪ワシテ一大貴人總領其夏、凡菜物飲食皆親自驗
視之、各城邑遇豐年多積禾麥、飢歲以常價糶之、
如所謂常平倉者、人遇道中遺物、或獸蓄之類、必
覓其主還之、弗得主則養之、國中每年教日、定一
公所、認議遺畜失者、与得者偕来会集、如遇厚主
則聽其領去、如終弗得主則或宰肉、或賣價、以散
貧人、若拾金銀室物、則存于天主堂門外、令人未
識、先令預言其狀、如一符合、即以還之、不得主
亦散于貧乏、國中亦有天理堂、選盛德弘才无求
于世者、主之、凡國家有大舉動大征伐、必先質之

此堂向合天理与否、擬以为可、然後行之、国入病
危悔過祈赦、則令折產業遺一畝为仁用、或以救
貧乏、或以助院病、或以贖敵国所虜、或以修飾天
主殿庭、一切仁善、悉從病人之意、遺于子孫、得子
孫之財、遺於仁用、謂已灵魂之財、其圣教中人、更
有慕道最深、拋棄世間福樂、或避居於山谷、或入
全人圣女所立之会、而畢世修持者、其入会須發
三誓、一守貞以絕色、一安貧以絕財、一從命以絕
意、凡政羅巴諸国、從十六七歲、願入会中、オカシテ安守童
身者、自国王大臣宗室、以下男女不可勝紀、其女

子入會後惟父母至戚得注見之、餘絕不相交接、其會中居室原極弘敞、亦自不碍遊息也、其男子入會例有多端、有專自修不務化人者、有務化人不能遠游者、又有化人而欲及天下者、此則離本國、捐朋友、棄親戚、遍歷遐方、其視天下猶一家、視天下人猶一体、不詳險阻艱辛、至於人災人之地、亦身歷焉、惟祈普天下、皆識真主、而救其灵魂、升天以畢素志、此改羅巴敬人愛人之大畧也、改羅巴諸國賦稅不過十分之一、民皆自輸、无徵此催科之法、詞訟極簡、小吏里中有德者自无和

解大吏乃聞官府、官府聽斷、不以己意裁決、所憑法律條例、皆從前格物窮理之主所立、至詳至當、官府必設三堂、詞訟大者、先訴第一堂、不服告之第二堂、又不服告之第一堂、終不服、則上之國堂、經此堂判後、人无不聽於理矣、訟獄皆樞實、誣告則告者与証見、即以所告之罪坐之、若告者与斷者指言証見、是仇或生平无行、或嘗經酒醉、即不聽为証、有几官府判受、除實犯真贓外、又不先受加刑、必俟查明、罪定招認、允服、然後刑之、官亦始終不加罵詈、即詞色畧有偏向、訟者亦得執言不

服改就他官聽斷焉、吏胥既廢、雖出于詞訟、但
固受大小、以為多寡、立有足例刊布、著前不能多
取、故官府无特勢剝奪、吏胥无弄文詐害、此改羅
巴刑政之大畧也、

封內虽无戰鬪、其有邪教異國特強侵侮、不可遽
馳、如韃而韃度尔格等者、本國除常設兵政外、又
有世族英賢智勇兼備者、嘗以數千人結為義會、
大抵一可當十、皆以保國護民為志、其初入會者、
誠果可憚、諸銀方始聽入焉、今在地中海馬兒連
島、長者主之、遇警則鳩集成師、而必能滅寇成功、

他國亦有別會、俱彷彿于此、即國王亦有與其會
者、此亦改羅巴武備之大畧也、

以西把尼亞

改羅巴之極西、曰以西把尼亞、南起三十五度、北至
四十度、東起七度、西至十八度、周一萬二千五百
里、疆域徧跨他國、世稱天下萬國相連一處者、中
國為府、若各散於他域者、以以西把尼亞為府、以
西把尼亞水地、三面環海、一面焙山、山曰北勒榻
亞、產駿馬、五金、絲、綿、細、絨、白糖之屬、國人極好學、
有共學在撒辣曼加、與亞而加辣二所、遠近學者

聚焉、高人輩出、著作甚富、而陟祿日重、与天文之
字最精、古一名賢、日多斯達、萬者居俾斯坡之位、
著各最多、壽僅五旬有二、所著各籍、就始生至卒
計之、每一日當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余言、尽屬
奧理、後人繪波像、兩手各持一筆、章其勒教也、又
有一王、名亞豐、肅者、好天文曆法、精研諸天之運
列宿之經、撰成曆学全存、世傳歲差本原、皆其考
定製为一定、蓋象、为今曆家大用、又将国典分門
定類、为七大部、法紀極備、復取天主古今經籍、有
注疏者、不下千餘卷、偏閱至十有四次、又纂アツテ本國

自古史各、天既身親国政、又傍及著述種々如此、
後世称曰賢者之王宜矣、此國人自古虔奉天主
全教最忍耐、又剛果、且喜遠遊海上、曾有遠大地
一周者、國中有一大名城、一曰西未利亞、近地中
海、为亞墨利加諸船所聚、全銀如土、奇物无数、又
多阿利機果、有一林長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
在山之巔、取山下之水、以供山上、其運水甚難、近
百年內有巧者、製一水器、能盤水直至山城、而絕
不賴人力、其器昼夜自能轉動也、又有渾天象、其
大如屋、人可以身入於其中、見各重天之運動、其

度教皆与天合、相使製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
三年、曾未重作一輪、其境内有河、曰寡弟亚、约状
流地中百餘里、穹窿如桥梁、其上为牧場、畜牛羊
无算、有塞恶木亚城、之甘泉、迳後遠山、逸水架一
石梁、上作水道、擊以石柱、綿亘數十里、又一都
城、悉皆火石砌成、故本国有言以西把厄亚有三
奇、有一橋、万羊牧其上、有一橋、水流其上、有一城
以火为城池也、國中奉天主之堂、虫多而最著者
有三、一以奉雅歌默聖人、为十二宗徒之一首、使
聖教於此国、人尊为大師大保主、四方万国之

人多至此瞻礼、一在多勒多城、創達極美、中有金
室、祭器不下數千、有一精巧銀殿、高丈餘、濶尺許、
内有一小金殿、高數尺、其工費亦皆多于本殿、金
銀之數、其黄金、乃国人初通海外、亞墨利加所携
来者、貢之於王、用以供天主耶蘇者、近来国王、
又造一瞻礼大堂、高大奇巧、无比、修道之士、環居
焉、其内可容三国之王、水泉四十餘处、堂前有古
王像六位、每位高一千八百尺、乃屬白玉琢成者、堂
内有三十六祭臺、中臺左右有偏簫二座、中各有
三十二層、每層百管、各一音、合三千余管、凡風

雨波濤吧吟戰鬪，与夫百鳥之聲，皆可模倣，真奇物也。又有昏堂，濶三十步，長一百八十五步，周列諸國經典，各籍種，皆備，即海外額勒濟亞國之古昏亦以海船載，未貯於此處，其地原係曠野山林，後固造此堂，鳩工住集七年，遂成一城云。以西把尼亞屬國大者三十餘，中下共百餘，其在最西者，曰波爾杜瓦爾，分为五道，向有本土，後因乏嗣，以西把尼亞之君係其昆仲，乃權署其國，受為其境內大河曰得若，經都城，里正波亞入海，故四方商船皆聚都城，為政羅巴總會之地也。土產果實

絲綿極美，水族亦繁，所出土產葡萄酒最佳，即過海至中國，毫不損壞。國中共學二所，曰泥物辣曰哥應拔，其講學名賢，曾經國王所聘，至已輟講，六終身給祿不絕。政羅巴高士多出此學，近有耶蘓會士蘓氏著徒祿曰亞，各最精，最廣，超數百年名賢之主，其德更邁於文。國都又有一地，畏西河間，周圍僅七百里，而高士聚會修道之處，有一百三十處，又有天主堂一千四百八十處，水泉二萬五千，大方石橋二百，通海大市大處，由此可見其地之豐厚也。侯家苑園，有周數十里者，各種禽獸充

於其中、異國名王過其地者、往射獵焉、隨處立有
仁禽、遍恤孤寡、築獨、或給衣食、或助貨賄、或保護
其家、或葬死者、高船至、或有死而无主者、則為收
其行李、訪其親戚、還之、種、仁、麥、他國、虫、各有會、
莫如此中之盛、此外國王、隨處遣官、專抚恤孤子
理其家產、廣其生殖、長則還、所有且增益焉、改羅
巴、初通海道、周經利未亞、過大浪山、抵小西洋、而
至中國、貿易遷者、從此國始詳見別紀、
拂郎察 フランクス
以西把尼、東北為拂郎察、南起四十一度、北至五

共

百里、地分十六道、屬國五十餘、其都城名把理斯 パリス
設一共學、生徒嘗四萬餘人、併他方學、其有七所、
又設杜院以教貧士、一切供億皆王主之、每士計
費百金、院居數十人、共五十五處、中古有一聖王、
名類斯者、要回、佔據如德亞地、初興兵代之、始
制大鏡、因其國在改羅巴內、回、遂繫稱西土人
為拂郎 フランク 而鏡之治繫此名、是國之王、天主特賜
寵異、自古迄今之主、皆賜一神、能以手抚人癰瘡、
應手而愈、至今其王每歲一日、瘡人、先斯奔戎王
日、凡患此疾者、遠在万里之外、預畢集天主殿中、

國王举手祝之祝曰王者祝汝、天主救汝、祝百人、百人愈、祝千人、千人愈、其神異如此、國王元子、別有土地、俱具祿食、不異一小王、他國不亦也、國土極膏腴、物力豐富、民居安逸、有山出石、藍色質脆、可鋸為板、當瓦覆屋、國人性情溫爽、禮貌周全、尚文好學、都中梓行各藉繁盛、甚有聲聞、又奉教甚篤、所建瞻禮天主與講道、殿堂大小不下千萬、初使教於此國者、原係如德亞國聖人辣難祿、乃當時已死四日、蒙耶蘇恩、造命之復活、即此人也、
意太里亞

拂郎黎東南、為意太里亞、南北度數、自三十八至四十六、東西度數、自二十九至四十三、周圍一萬五千里、三面環地中海、一面临高山、名牙而白、又有亞伯尼諾山、橫界於中、地產豐厚、物力十全、四遠之人輻輳於此、舊有一千六百六十六郡、其最大者曰羅瑪古、為總王之都、改羅巴諸國皆臣服、馬城周、一百五十里、地有大渠、名曰地白里、穿出城外、百里、以入於海、四方商舶、悉輸珍寶、駢集此渠、自古名賢、多出此地、曾建一大殿、圓形寬大、壯麗、元以上、為圓頂、悉用磚石、之上、後加鉛板

當瓦頂之正中鑿空二丈餘以透天光顯其巧妙
 供奉諸神於內此殿至今二十余年尚在也邪種
 升天之後。聖徒分走四方布教。中有二位一伯多
 祿一室祿皆至羅瑪都城請論天主聖理人多信
 從此二聖之後又累有盛德之士相繼闡明至於
 總王公斯瑪丁者欽奉特虔。盡改前奉邪神之宇
 為瞻禮諸全人之殿。而更立他殿以奉天主。至今
 存焉。教皇即居於此。以代天主在世上。主教自伯多
 祿至今一千六百餘年相繼不絕。教皇皆不婚娶
 永无世及之憂。但憑盛德輔弼大臣公推其一而

立焉。改羅巴列國之王。至非其臣。然咸致敬。盡禮
 稱為全文神師。認為代天主教之君也。凡有大憂
 莫決。必請命焉。其左右嘗簡列國才全德備。或即
 王侯。至咸五六百人。分領教。此羅瑪城奇觀甚
 多。聊舉數。宰輔之家。有一名苑。中造流觴曲水
 機巧異常。多有銅鑄名類禽鳥。遇機一發。自能教
 翼而鳴。各有本類之聲。西樂編簫。最有巧音。然亦
 多假人工。几力成音。此苑中有一編簫。但置水中。
 機動則鳴。其音甚妙。此外又有高大渾全石柱。外
 周。其鏤古。未王者形像。故竟爛然可見。其內則空

虛、可容萬人、登踏上下、如一塔然、伯多祿全人之
殿、悉用精石、製造花素、奇巧寬大可容五六萬人、
殿高處視在下之人、如孩童然、城中有七山、其大
者曰瑪山、人烟最稠、若無泉、近來造一高梁、
長六十里、梁上立溝、接其遠山之水、如通流河也、
有水泉飲之其味與乳無異、汲之不竭、畜之不溢、
近地曰羅助多一至殿、即昔日聖母瑪利亞、親身
所居之室、此室舊在如德亞國、後為回、竊、秘天
神凌空、移至此地、越海七千餘里、國人欲致崇飾、
恐失其舊、因周以玉牆、覆以大殿、今逢聖母誕日、

土疑上

行旅未朝者、常至數萬人、儒略嘗親詣此殿、今已
屹然鉅鎮矣、其西北為勿撈奈亞、元國王世家、共
推一有功德者為主、城建海中、有一種木為橋、入
水千萬年不腐、其上鋪石造室、後以磚石為之、備
極精美、城內街衢、俱是海兩傍、可通陸行、城中有
艘二萬、又有一橋梁極闊、土列三街、俱有民居、間
隔了不異城市、其高又可下度、几帆、國中精于造
舟、預充物料、一舟指顧可成、他方重客、每至其地、
閱視一兩時、其工已成、一巨船、可以航海者矣、所
造玻璃極佳、甲于天下、有勿里諾湖、在山巔、後石

峽泻下、声如迅雷、闻五十里、飞泉噴沫成珠、日光
耀之、恍惚皆虹霓状、有一異泉出山石中、不徇何
物、墜於其内、半月便生石皮、周裹其物、又有沸泉、
有温泉、沸泉常沸高丈餘、不可深指、投畜物於内、
頃刻便可糜爛矣、温泉女子或浴或飲、不生育者
育、能育者多乳、所產鐵鑛竭矣、踰二十五年復生、
茅在奔土、任加火力、鐵終不鎔、之他地始鎔、其南
为納波里、地極豐厚、君長極多、有火山、昼夜出火、
爆石彈射他方、恒至百里外、昔一名士欲窮其故、
迫其山、为火燒死、後移一圣人遺琬、至今因其害

黑

遂县、有一城名亞既諾、全人多瑪斯、著徒錄曰、亞
者生於此地、又地名哥生、滴亞、有兩河、一河濯髮
則黃、濯絲則白、一河濯然髮俱白、其外有博樂業
城、因多公学、名为学问之母、昔有二大家、单为奇
克、一家造一方塔、高出雲表、以为元漫可踰、一家
亦建一塔、与前塔奇、第彼塔直聳、此則斜倚如傾、
而今已歷數百年、未壞、直聳者反將頹矣、又有城、
名把都亞、中有公堂、縱二百步、橫六十步、上为樓
覆以鉛瓦、而中间不立一柱、又把兒瑪一堂、廣可
馳馬、亦无一柱、惟以梁如人字相倚、尋丈至盈尺、

皆然、上壓愈重、則下挺特愈堅也、從納波里至、左
里城、有石山相間、隔國人穴山以通道、長可四五
里、廣可容兩車、對視則如明星、又有地出火、四周
皆小山、洞甚多、入內則可療病、又各主一疾、如
欲得汗者、入某洞則汗、至欲除濕者、入某洞則濕
去、因有百洞、遂名曰一百處、此皆意太里亞屬國
也、其大者六國、但極富庶、西蕤嘗曰、羅馬為聖、勿
擲參亞為富、弥耶為大、那坡里為華、北擊亞為高、
福楞察為整、各有專各、備論、意太里亞之名島有
三、一西存里亞、地極豐厚、倍稱國之倉之庫之魂、

皆美、其富庶也、亦有火山噴火不絕、百年前其史
特異、火山直卷踰海、達利未亞境、山四周多艸木、
積雪不消、常成晶石、亦有沸泉、如醋、物入梗黑、其
國人最慧、善譚誦、西土稱為三舌人、最精天文、造
日晷法、自此地始有巧工、德大祿者、造百鳥自能
飛、即微如蠅、虫亦能飛、更有天文師、名亞而幾墨
得者、有三絕、嘗有敵國、為教百艘、臨其島、國人計
无所出、已則鑄一巨鏡、映日注射敵艘、光照火發
數百艘、一時燒盡、又其王命造一航海極大之船、
船成、將下之海、計至頃、一國之力用、牛馬駱駝千

万莫能運舟、幾墨得營運巧法、弟令王一舉手、舟
 如山岳轉動、須臾下海矣、又造一自動渾天儀、十
 二重層、相間七政、各有本動、凡日月五星列宿、
 運行之遲疾、一、与天无二、其儀以玻璃为之、重
 一、可透視、真希世珍也、其傍近^有男兒島、不生毒物、
 即蛇蝎等皆不螫人、毒物自外至、一島輒死一撤
 而地。泥亞六廣大生一州、各撤而多泥人食之輒
 笑死、状虫如笑、中实楚也、西諺凡謂无情之笑皆
 名撤而多泥笑、一奇而西加、有三十三城、所產犬
 能戰、一犬可当一騎、故其国布陳、一騎间一犬、反

有騎不如犬者、又迤樊奴亞、一鷄島滿島皆鷄自
 生、自育、不須人養、又絕非野雉之屬、

亞勒瑪尼亞

拂即奈之東北有国、曰亞勒瑪尼亞、南四十五度
 半、北五十五度半、西二十三、東四十六度、国王不
 世及、乃其七大属国之君、所共推者、或用本国之
 臣、或用列国之君、須請命教皇立之、國中設共学
 十九所、其气候冬月極冷、善造煖室、微火温之、遂
 極煖、土人散处各国、以为兵、極忠、可用至死不
 戴、各国護衛官城、或徒征他国、親兵皆選此国人

充之、本國人僅參其半、其工作極精巧、制器匪夷
所思、能於戒指內、納一自鳴鐘、地多水沃、水堅後
人多于冰上、用一種木屐、兩足跟之、一足立冰上
一足從後擊之、乘滑勢一激數丈、其行甚速、手中
尚不廢常業也、又有法蘭哥地、人最質直易信、行
旅過者、輒言之、客或不答、則大喜、延入具酒食、或
為計緩急、求室者、則妻之、謂此人已經嘗試、可信
託也、多葡萄善造酒、但治与地方過客、土人滴酒
不入口、惟飲水而已、即他國載酒至、亦不容入境、
其屬國名博尼美亞者、地生金、掘井恒得金塊、有

重十餘斤者、河底常有金、如豆粒、有羅得林日亞
國者、最侈汰、西土宮室多用帷幔障壁、其王有一
延客堂、四周皆列珊瑚瑯玕文錯儼一屏障、又有
一大鏡、製作極巧、二刻之間、可連發四十次、

法蘭得斯

亞勒馬尼亞之西南、為法蘭得斯地、不甚廣、人居
稠密、有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三百六十八、共
學三所、一學舍二十餘院、人情俱樂易溫良、最好
談論、善記歌、其婦女与人貿易、无異男子、顧其性
極貞潔、能于作錯金絨、不煩機杼、西洋布最輕細

者皆出此地

波羅泥亞

亞勒尼馬亞東北曰波羅尼亞極豐厚地多平衍皆密林國人採之不尽多遺棄柗中者又產鹽及獸皮、鹽透光如晶味極厚其人美秀而文和受摸矣、禮賓甚備純无盜賊、人生平未知有盜、國王亦不使子聽大臣、扶立賢君、其王世守國法、不得變動分毫、亦有立其子者、但須前王在時時預擬、非預擬不得立、即推立本國之臣、或他國之君、亦然、國中分为四區、居三月、一年而編其地甚冷、冬

賊子

月海凍、行旅常于冰上、歷幾夜、望星而行、有屬國波多理亞、地甚易發生、種一歲有三歲之獲、刈菜三日內、便長五六尺、海濱出琥珀、是海底脂膏、從石隙流出、初如油、天寒浮海面、見几初凝、天寒出隙、便凝、每为大几、衝至海濱、

翁加里亞

翁加里亞在波羅尼亞之南、物產極豐、牛羊可供改羅巴一州之用、有四水甚奇、其一從地中噴出、即凝為石、其一冬月常流、至夏反冷為冰、其一以鐵投之、便如泥、再鑄、又成精銅、其一水色沉綠、凍

則便成綠石永不化矣、

大泥亞諸國

歐羅巴西北有四大國、曰大泥亞、曰諾而勿惹亞、
曰雪隆亞、曰鄂底亞、與亞勒馬尼亞、相隔一海、套
道阻難通、西史稱為別一天下、南北經度、自五十
六至七十三、其南夏至日長六十九刻、其中長八
十二刻、其北夏至日輪橫行地面、半年為一晝夜、
地多山林、產獸及海魚、極大異於他方、其大泥亞
國、沿海產菽麥牛羊最多、牛輸往他國者、歲常五
萬、海中魚藏水面、舟為魚湧、輒不能行、擲魚不藉

捕

網罟、隨手取之、不_レ乏也、近二十年内一國王、名地
名自刺格、酷嗜瑪得瑪第加之學、嘗建一臺于高
山絕頂、以窮天象、究心三十餘年、黑秦不_レ夾其兩
制、窺天之器、窮極要渺、沒有大國王、延之中國、以
使其學、今為西土曆法之宗、其諾而勿惹亞、寡五
穀、山林多材木鳥獸、海多魚鼈、人性馴厚、喜接遠
方賓旅、曩時過客僑居者、絕不索物價、今稍需、即
贖足矣、故其地絕無盜賊、其雪隆亞、地分七道、屬
國十二、歐羅巴之北、稱第一富庶、多五穀、五金財
貨百物、貿易不以金銀、即以物相抵、人好勇、又善

遇遠方人、鄂底亞、在雪際亞之南、六繫康、

厄勒奈亞

厄勒奈亞、在改羅巴極南、地分四道、經度三十四至四十五、緯度四十四至五十五、其声名天下、使聞、凡禮樂法度、文字典籍、皆為西土之宗、至今古經尚指其文字、所出至賢及博物窮理者、後先接踵、今為回、復亂、漸不如前、其人喜嗜水族、不嘗肉味、亦嗜美酒、東北有羅馬泥亞國、其都城周裏三層、王宮極衆、城外居民、綿亘二百五十里、有一聖女殿、闊門三百六十、以象週天、附近有高山、名

阿零薄、其山頂、終歲清明、絕无凡雨、古時國王登山、燈祀、其反至明年、不動如故、有河水、一名亞施亞、白羊飲之則變黑、一名亞馬諾、黑羊飲之則變白、有二島、一為厄改白亞、海潮一日七次、昔名士亞利斯多、偏窮物理、惟此潮不得其故、遂赴水死、其徒曰、亞利斯多欲得此潮、此潮反得亞利斯多、一為哥而府、圍六百里、出海與油蜜極美、遍島皆搗抽香櫟之屬、更无別樹、天气清和、野鳥不至其地、

莫斯哥未亞

亞細亞西北之冬境有大國曰莫斯科東西徑萬
五千里南北徑八十里中分十六道有窩兒加河
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為尾閘而以七十餘口入北
高海國內兵力甚強曰夏吞併其地夜長晝短冬
至日止二時氣極寒雪下則堅凝行旅駕車度雪
中其馬疾如飛電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旅為
嚴寒所侵血脉皆凍堅如冰石如鷲入溫室之中
耳鼻輒墜於地每自外來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
解漸甦方可入溫室內故八月以至四月皆裘皮
裘多獸皮如狐貉貂鼠之屬一裘或至千金者熊

皮以為卧褥永絕蟻虱產皮地即用以充賦稅以
遺鄰國多至數十車國人多盜人競畜猛犬見人
則噬晝置穿中夜聞鐘聲始放人亟匿影閉戶矣
惟國王許習文藝其餘盡貴戚大臣亦禁學恐其
聰明過主為主辱也故其國有天主能知國王能
知之謗今又稍信真教其王常手持十字國中亦
流傳天主之經或聖賢傳記無禁也倍最澆凡欲
貿易須假託外方商賈方取信國人若言本土則
逆其詐矣有大鐘以搖不以撞搖非三十人不能
惟國主即位及其誕日鳴之所造大鏡其長三丈

七尺、一瓮用菜二石、可容二人、入內掃除、又有一
蜜林、其樹悉為蜂房、因人各異、其樹為恒產、嘗有
人入蜜林、見一枯樹大過合抱、其人攀緣樹顛、忽
墮樹腹中、蜜沒至口、逾三四日、計无所出、幸有熊
登樹嚼蜜、以掌探樹腹、其人穿捉熊掌、熊驚躍、遂
得救出、

地中海諸島

地中海有島百十、其大者曰^{シチヤ}的亞、曩有百城、周
二千三百里、古王造一苑囿、路徑交錯、一入便不
能出、游者須以物識地、然後可入、生一草名阿力

滿、小嚙便能瘡、飢、地中海几浪、至冬極大、唯行有
鳥作巢於水次、一歲一乳、但自卵至翼不過半月、
此半月內、海必平靜、无几波、商船待之以度海、島
名亞爾爵、此半月、遂名為亞爾爵、唐日云、

西北海諸島

歐羅巴西海、迤北一帶至冰海、島極大者曰^{リヤ}諸
厄利亞、曰^{イ、ル}意而蘭、大、其外小島不下千百、意而蘭
大、經度五十三至五十八、氣候極和、夏終不扶陰
冬寒不需火、產獸畜極多、絕无毒物、其國奉教之
初、因一王宮之婢、能識認真主、遂及主后、國王以

訖一國其地有一湖、挿水於內、入土一段化成鐵、水中一段化成石、出水面方為原水也、旁一小島、島中一地洞、常出怪異之形、或云鍊罪地獄之口也、諸尼利亞、經度五十至六十、緯度三度半至十三、氣候融和、地方廣大、分為三道、其學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怪石有、能阻聲、其長七丈、高二丈、馮石、奈大鏡、人寂不聞、故名聾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有三奇、一魚味甚佳、而皆无鱗翅、一天靜无几、倏起大浪、舟楫遇之、无不破、一有小島无根、因几移動、人弗敢居、而艸木極

茂、孽息牛羊豕類極多、近有一地死者、不殮、但移其尸於山、千歲不朽、子孫又能認識、地无藟、有造海舟未省、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細流相通、達然其魚絕不相注、未此水魚誤入波水輒死、傍有海害、潮盛時、嘗吸其水而水不盈、潮退即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人立其側、衣一沾水、人即從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虫近立亦无害、至迤北一帶、海島極多、至冬夜長、數月、行路工作皆用燈、產貂類極多、人以為衣、又有人長大多力、遍躰生毛如獼猴、產牛羊鹿甚多、大最猛烈、一犬可殺一虎、遇獅亦不

避也、冬月海水为几、所擊嘗湧積如山、人善漁獵、
山多鳥獸、水多魚鼈、人以魚肉为糧、或磨魚为麵、
油为燈、骨造舟、車屋室、亦可为薪、其魚皮以为舟、
遇几不沉、不破、如陸走則負皮舟而行、其海几甚
猛、能拔樹折屋、及根人物于他处、又闻北海濱有
小人国、高不二尺、鬚眉纯无、男女无髻、跨鹿而行、
鶴鳥常欲食之、小人恒与鶴相戰、或預破其卵、以
他種類、又有小島、其人嗜酒、任飲不辭、羊寿最
長、近暗尼利亞国、为格落蘭得、其地多火、以磚石
障之、仍可居處、或宛轉作溝以通火、火焰所至更
置釜甑熟物、更不須薪、其火亦終古不滅

職方外紀利未亞卷三

西海艾儒略增譯

東海楊廷筠彙記

天下第三大州、曰利未亞、大小共百余國、西南至利未亞海、東至西紅海、北至地中海、極南、極出地三十五度、極北、極出地三十五度、東西廣七十八度、其地中多曠野、獸極盛、有極好文彩之木、能入水土千年不朽者、迤此近海諸國最豐饒、五穀一歲再熟、每種一斗可收十石、穀熟時外國百鳥皆至其地、避寒就食、涉冬始歸、故秋未冬初、近海諸地、獵取禽鳥尤繁、所產葡萄、柑極高大、

生實繁衍，他國所无，地既曠野，人或无常居，每種一熟，即移徙他處，野^地皆產異獸，因其地水泉絕少，水之所^{ミツク}澹，百獸聚焉，更復異類相合，輒產奇彩怪狀之獸，地多獅為百獸之王，凡禽獸見之，皆匿影，性最傲，過之者若壑俯伏，至餓時亦不唯也，千人逐之亦徐行，人不见也，及任性疾行，惟畏雄鷄車輪之聲，聞之則遠遁，又最可憐，受人虐必報之，常時病瘡，四日輒斃，一度其病時躁暴猛烈，人不能制，擲之以毬，則騰跳轉弄不息，其近水或群處，頗為行旅之害，昔君王嘗命一官馳之，其官計无所

施，惟擒捉幾隻，斷其頸足肢幹，遍掛林中，後稍驚竄，有鳥名亞既刺，乃百鳥之王也，羽毛黃黑色，高二三尺，首有冠，鈎喙如鷹隼，尾極高，巢于峻山石穴內，生子則令視目，不瞬者乃啣之，壽最長，父老者脫去羽毛，復生新羽，与雛不異，性鷲猛，能攫羊鹿百鳥食之，肉徑宿則不食矣，有冒險者，尋得鳥巢，取其肉可供終歲，有毒蛇能害其子，則知先尋一種石置巢邊，蛇毒遂解，其性有知覺，受人德亦必報焉，西國大王恒用此鳥像為号，有小狸似麝，腋後有肉囊，香滿其中，輒病向石上別出之。

始安、香如種合油而黑、其美次于龍涎、能療耳病、
又產一異羊甚鉅、一尾便得數十斤、其味最美、有
毒蛇、能殺人、土人有能制蛇者、蛇至其前自能馳
逐、又非有方術禁制、此等世皆然、有尊貴人行
路、必覓此人自隨、又有如狼狀者、名大布獸、其身
人、其手足專穴人墓、食人尸、又有一獸、軀極大、狀
極異、其長五丈許、口吐涎即龍涎香、或云龍涎是
土中所產、初流出如脂、至海漸凝為塊、大有十餘
斤者、海魚或食之、又在魚腹中剖出、非此獸所吐
也、其地馬最善走、又猛、能與虎鬪、虎豹熊羆之類、

○電

種不一、土人多以田獵為業、貴人亦時出獵、搏
獅虎以為娛、界內名山有亞大埔者、在西北、天下
惟此山最高、凡凡雨露雷皆在山、山頂終古晴
明、視日星倍大、昔人有有畫子於灰上者、歷千年
不動、凡故也、イシハルテ國人呼为天柱、此方久夜睡无夢、人字
甚為奇、有月山、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極險峻、不可
躡攀、有獅山、在西南境、其上頻與雷電、擊不絕、
不向寒暑、其在昌羅利國者、出銀鐘甚多、取之不
可盡、其在西南海者、曰大浪山、其下海凡迅急浪
起極大、高船至此、或不能過、則退、又、西洋船破數

○興

默

率在此地、過之則大喜、可望登岸矣、故又稱喜望
 峰、此山而東、嘗有暗礁、全是珊瑚之屬、剛者利若
 鋒、又海船極畏避之、凡利未亞之國者、曰エゲ陀パ入
 多、曰馬邏可、曰佛沙、曰亞費利加、曰奴未弟亞、曰
 亞昆、心域、曰馬拿莫大巴、曰西爾得、散地者、曰并
 巴島、曰聖多、獸島、喜勒訥島、聖老楞佐島、
エゲ陀パ入多
 利未亞之東北有大國、曰エゲ陀パ入多、自古有名、極稱
 富厚、中古時曾大豐七載、繼即大歉七載、當時天
 主教中有前知聖人、名龔瑟者、預教國人廣儲蓄、

令罄國中乏財、悉用積穀、至荒時出之、不惟救本
 國之飢、而四方財貨因未、糴穀不輸入其國中、故
 富厚无此、至今五穀極饒、畜產最多、凡他方百果
 草木、移至此地、即茂盛倍常、其地千百年无雨、亦
 无雲气、國中有一大河、名曰エゲ陀パ綠河、水每年一
 奔、自五月始以漸而長、土人視水漲多少、以為豐
 歉之候、大率最大不過二丈一尺、最小不過一丈
 五尺、至一丈五尺則歉收、二丈一尺則大有年矣、
 凡水漲无過四十日、其水中有膏腴、水所極所、膏
 腴即着土中、又不泥濘、故地極肥饒、百穀草木俱

暢茂、當水盛時、城郭多被淹沒、國人于水未發前、預杜門戶、移家於舟、以避之去、河遠處水亦不至、昔有國王專求救旱澇之法、得一智巧士、曰亞爾、幾默得者、為作一水器、以時注洩、便利無比、即今龍尾車也、國人極有機智、好攻格物窮理之學、又精天文、因其地不雨、併无雲霧、日月星辰、晝夜明朗、夜卧又不須入屋內、拳目即見天象、故其考驗益精、他國不如也、其國未奉真教時、好為淫祀、即禽獸草木之利、賴於人者、如牛司新馬司負、鷄司農、以至蔬品中、為葱為薤之類、皆欽若鬼神祀之、

舉

類

或不敢食、其誕妄如此、至天主耶穌降生、少時嘗至其地方入境、諸魔像皆傾類、繼有二三聖、從到彼化誨、遂出有各全賢甚多、其國女人恒一乳生三四子、天下騾不孳生、惟此地騾能孳種、昔國王嘗鑿數石臺、如浮屠狀、非以石砌、是狀大石如陵、阜者鐘削成之、大者下趾滴三百二十四步、高二百七十五級、高四尺、登臺頂極力遠射、箭不能越其臺趾也、有城古名曰孟斐斯、今日該樣、是古昔大國之都城、名聞西土、其城有百門、高百尺、街衢行三日、始遍城、用不地一種脂膏、砌石成之、

至。徵元比五百年前。此國最為強盛。善用象戰。鄰國大小皆畏服之。象戰時以索撻也。視象則怒而奔敵。所向披靡。都城極富厚。屬國甚多。今其國已廢。城亦為大水衝擊。蓄其下土因而傾倒。然此城。豈不如舊。尚有街長三十里。巷為市肆。行旅喧填。百貨具集。城中常有駱駝二三十萬。

馬邏可

弗沙

亞非利加

奴米弟亞

扼入多近地中海一帶為馬邏可。與弗沙國。馬邏可地分七道。出獸皮、羊皮極珍美。蜜最多。國人以蜜為糧。其俗最以冠為貴。非貴人老人不得加冠。

于首僅以尺布蔽頂而已。弗沙地分七道。都城之大。為利未亞之最。宮室殿宇極其華整高大。有一殿周圍三里。開三十門。夜則燃燈九百盞。國人亦略識理義。入多之西為亞非利加。地最肥饒。易生一麥。嘗分三百四十一穗。以此極為富厚。西土稱為天下之倉。馬邏之南有國名奴米弟亞。人性獷。要不可教誨。有果樹如枣可食。其地有小利米亞。之水泉。方千里。无江河。行旅過者須備魚旬之水。
亞昆心域 馬拿莫大巴者

利未亞東北近紅海處。其國甚多。人皆黑色。迤北。

稍有白色、向南漸黑、甚者色如漆矣、惟齒目極白、
其人有兩種、一在利未亞之東者、名亞昆、心域、地
方極大、據本州三分之一、從西紅海至月山、皆其
封域、產五穀五金、不善鍊、恒以生金塊易物、糖
蠟極多、造燭純以蠟、不知用油、因中道不拾遺、夜
不閉戶、從來不知有寇盜、其人極智慧、又能崇奉
天主、修道者手持十字、改懸掛胸前、極知敬愛而
土萬默、至人為其使道、自彼始也、王行遊國中、常
有六十皮帳隨之、僕從東徒恒滿五六十里、一種
在利未亞之南、名馬拿莫大巴者、國土最多、皆極

或

愚蠢不識理義、其地氣候甚熱、沿海地皆沙、人踐
之即成疥瘡、里人坐卧其中、安然无恙也、所居極
穢、如豕牢、喜食象肉、亦食人、市人有市人肉也、皆
生翫之、故齒皆銼銳若大牙然、奔走疾于馳馬、不
衣、反笑人衣者、或塗油于身、以為美樂、絕无
文字、初改羅巴人到此、黑人見其着誦經卷、講說
道理、大相驚訝、以為各中有言語可使達也、其愚
如此、地无兵刃、惟以木為標鎗、火炙其銳、用之、
極銼利、身有瘡氣、水不可除、性不知憂慮、若鳥獸
然、聞簫管琴瑟諸樂音、便起舞不能止、但其性朴

實耐久教之、為善莫即、盡力為之、為人奴極忠於
主、為主及力視死如敝、過敵直前、了無避忌、其倍
大畧不崇魔像、亦知天地有主、但視其王若神靈、
亦以為天地之至、凡陰晴旱澇皆注祈之、王如偶
一噴涕、舉朝皆高声應諾、又舉國皆高声應諾、大
可笑也、人性喜飲酒、易醉、所產鷄亦皆黑、豕肉
為天下第一美味、病者食之亦无害、產象極大、一
牙有重二百斤者、又有獸如猫、名亞爾加里亞、尾
後有汗極香、黑人穿于水篋中、汗沾于水、乾之以
力削下、便為奇香、鳥木、黃金最多、地无寸鐵、特貴

重之、布帛喜紅色斑色及玻璃器、又善浮水、他國
名為海鬼、其亞昆心域屬國、有名諸奇得者、夜食
不晝食、人止一食、絕不再食、以益鐵為幣、又一種
名步冬、頗知學問、重吞藉、善歌舞、又亞昆心域之
類也、

西爾得

工鄂

利未亞之西有海濱、國名西爾得、其地有兩大沙、
其一在海中、隨水游移不定、其一在地、隨風飄泊、
所至積如丘山、城郭田畝皆被壓沒、國人甚苦之、
又有工鄂國、地亦豐饒、頗解義理、自與西客往來、

國中大都崇奉真教、其王又遣子、往改羅巴習學、
文字、講明格物窮理之學焉。

井巴

利未亞之南、有一種美狄、名曰井巴、裝衆十餘萬、
極勇猛、又善用兵、无定居、以馬及駱駝、乘載遷徙、
所至即食其人及鳥獸、其蛇必生命、冬地乃轉化
國為南方諸小國之大害。

福島 テシ子リ

利未亞西北有七島、福島其總名也、其地甚饒、凡
生人所需、无所不有、地无雨而几气滋润、易長草

水、百穀亦不煩耕種、布種自生、葡萄酒及白糖至
多、西土商船、往來必到此島、市物以為舟中之用、
七島中有一鐵島、地无泉水、而生一種大樹、每日
沒即有雲气拘之、釀成甘水、滴下至明且、日出方
雲散、水散、樹下作教池、一夜輒滿、人畜皆治、是鳥
終古如此、名曰聖蹟水、言天主不絕人用、時造此
奇異之迹、以養人、各國人多盛敬、以為異物

聖多默島 シントロコス

意勒納島

聖左楞佐島 シントラウレンス

聖多默島、在利未亞之西、赤道之下、圍千里、徑二
百里、其地濃陰多雨、愈近日處、雲愈重、雨愈多、凡

在此島之果、但无核、又有意勒納島、戰果實甚
繁而絕无人居、海船從小西洋至大西洋者、恒治
此十餘日、樵採漁獵、備二三万里之用而去、又去
道南有聖左楞佐島、圍二万餘里、經十七度至二
十六度半、地多黑色、散地林麓、无定居、出琥珀象
牙極廣

職方外紀卷三終

職方外記亞墨利加卷四

西海艾儒略增記 東海楊廷筠彙記
亞墨利加第四大州總名也、地分南北、中有一峽、
相連、峽南曰南亞墨利加、南起瓦墨^力、
極出地五十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
西起二百八十六度、東至三百五十五度、
北亞墨利加、南起加納達、南極出地十度、
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度數未詳、西起一百八十度、
東至福島三百六十度、地方極廣、平以天下之平、
西土僅知有亞細亞、歐羅巴、利未亞三大州、於大地

全体中、止得什三、餘什七、悉云是海、至百年前、西
國有一大臣、名閻龍者、素深於格物窮理之學、又
生平講習行海之法、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
為人生、據所傳聞、海安於地、天主愛人之意、恐不
开然、畢竟三州之外、海中尚亦有地、又慮海外有
國、聲教不通、沉干惡俗、更當遠去、尋求廣行化誨、
于是天主默啟开表、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氣味、
忽有省悟、謂此非海水之氣、乃土地之氣也、自此
以西、必有入烟國土矣、因聞諸國、王資以舟航、糧
糗器具、貨賤、且与將卒、以防寇盜、珍寶以備交易、

閻竟遂率衆出海、展轉數月、茫々无得路、既危險、
復生疾病、他人咸怨欲還、閻竟志竟堅決、只促令
前行、忽一日船上望樓中人、大声曰、有地矣、衆共
歡喜、頌謝、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時未敢
登岸、因土人未嘗航海、亦但知有本處、不知海外
復有人物、且彼國之舟、向不用帆、乍見海船、既大、
又駕几帆、迅疾、發大炮如雷、咸相訖異、或疑天神、
或謂海怪、皆驚竄奔逸、莫敢前、舟人无計、与通偶
一女子在迤、因遺之美物、锦衣、金寶、裝飾及玩好
器具、而縱之、故明日开父母同衆來觀、又与之室、

年

貨土人大悅、遂歛苗西客、与地作屋、以便注来、閭
竟命舟人、一半留彼、一半還報、国王致开物產、开
明一。国王又命載百穀百果之種、併携農師巧匠、
往教开地、人情益喜、居教年、頗得曲折、然尚滞在
一隅、开後又有亞墨利加者、亞改羅巴西南海、尋
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々之、故曰亞墨利
加、教年之後、又有一人、名哥尔德斯、国王仍賜海
舶、命注南北、尋訪、漫大地得、在赤道以北、即此亞
墨利加、开地、迄来无馬、土人莫識、于此適舟人乘
馬登岸、彼中人見之、大驚、以为人馬合為一體、疑

獸非獸、疑人非人、急奔告本处官長、以達国王、国
王遣人來視、亦錯愕不辨為人、但齋兩種物、未、一
是鷄豚食物等云、尔若人類、則身此、一、是杏花鳥
羽等云、尔若天神、則身此、既而嘗其食物、方明是
人、從是注来不絕、开中大国、与欧羅巴、饒遠相通、
西土国王、亦命教中掌教、諸士、至波、勸人為善教、
十年來相治、惡俗稍、更變、开国在南亞墨利加、
者有字露、有伯西尔、有智加、有金加、西蟪、南北相
連、处、有字單、單加、連納、在北亞墨利加者、有墨、是
可、有花地、有新拂、即察、有板、羊老、有農地、有寄、未

利、有新亞北掩、有加里伏尔尼亚、有西北诸蛮方、
开外有诸島、總名亞墨利加島云

南亞墨利加

李露

壤

南亞墨利加之西、曰李露、起去道以北三度至赤道以南四十度、大小數十國、廣袤一万余里、中間平壤沃野亦一万余里、地肥饒不一、肥者不煩耕治、布子自能生長、凡五穀百果、艸水、悉皆上品、本地人自目为大地之苑圃也、开鳥獸之多、羽毛之麗、声音之美、亦天下第一、地出金、鑛取時、金土

互濶、別之金多于土、故金銀最多、國王宮殿皆以黃金为板飾之、独不產鐵、兵器皆用燒木、钻石、今貿易相通、漸知用鐵、然至貴餘器物、皆金銀銅三種为之、有教國、從未无雨、地中自在湿性、或資水、沃、有樹生脂膏極香、梨、名拔尔撒摩、使滿傷損、一昼一夜、肌肉漫合如故、塗瘡不癢、以塗屍千萬年不朽、壤有一種異羊、可当驃馬、性甚倔强、有時倒卧、虽鞭策至死不起、以好言慰之即起而走、惟所使矣、食物最少、可飽食三四日、肝生一物如卵、可療諸病、海國甚貴之、天鵝鸚鵡最多、有一鳥名厄

足

馬最大，生曠野中，長頸高足，翼翎極美，通身无毛，不能飛走。若牛蹄善走，奔馬不似能，卵可作杯。若今番船所市龍卵，即此物也。產棉花甚多，亦織為布，而不甚用之。專易大西洋布帛及利諾布，或剪馬毛織為服。开地江河極大，有泉如脂膏，常出不竭。人取燃燈，或塗舟砌牆，當油漆用。又有一種泉水，出於石罅，綿離數十步，即變為石，有土能燃火，可當炭用。平地山岡皆有之。地震極多，一郡一壑，常有沉墊无遺者。或平地突起山阜，或移山至於別地，皆地震之所為也。故不敢為大宮室，上蓋

邑

必以薄板，以備震壓。开倍大倍，无文字，各藉結繩為識，或以五色狀物形以當字。即史各亦然。算數用小石子，亦精緻。开文飾以珍寶嵌面，或以金銀為環穿唇及鼻臂腿，或繫金鈴，夜飾重宝，夜中光燿一室。开國都以達万余里，鑿山平谷為坦途，更布石，以便駛使。僅命則數里一更，三日夜可達二千里。人性良善，不長傲，不飾詐，頗似淳古之風。因开地金銀最多，任意可取，故亦无竊盜貪吝，亦不自知开富，或反作細微无益之務，以富業。但陋俗最多，近天主教中士人，往彼勸化，教之經典，而文

与论道德理義、性時要倍如殺人祭魔、驅人殉葬、
等事、但不復然、為善反力于諸國、有損軀不拜者、
并間亦有最醜惡地、土產極薄、人拾虫蟻為糧、以
網四角滅樹而卧、蓋因地氣最濕、又有最毒之地、
人犯之必死、开不敢下卧者、恐寐時觸之也、开土
音各種不同、有一正音、可通萬里之外、几天下方
言、過千里必須便誤、开正音能達万里之外、惟是
中國与字露而已、迨有一大國、名亞先歌、人強而毅、
果敢、善用弓矢及鐵杆、不立文字、一切政教号令
皆口傳說、詳論極精、聞者最易感動、凡出兵時、大

將戒諭兵士、不過教言、无不感激流涕、願效死者、
他談論皆如此、

伯西尔

南亞墨利加之東境有大國、名伯西尔、起去道以
南二度、至三十五度而止、天气融和、人壽綿長、亦
无病疾、他方有病、不能療者、至此即癒、地甚肥饒、
多奇異鳥獸、江河為天下之最大、最有名、有大山、界
字露者、高甚、飛鳥莫能過、產白糖最多、嘉木種下
不一、而種亦更多、亦稱為種本國、有一獸名懶、面
甚猛、爪如人指、有鬃如馬、肢垂著地、不能行、尽一

月不踰百步、喜食枲葉綠柑、取之亦須兩日、下柎
亦然、決無法可使之速、又有獸、前半類狸、後半類
狐、人是鼻耳、腹下有房、可張可合、恒納亦子于中、
致乳方出之、开地之虎、餓時百丈莫可當、值开飽
後、一人制之有餘、即犬亦可斃之也、鬻餐之害如
此、国人善射、前天中的、後矢即破前箭、連發數矢、
常相接如貫、无一失者、倍多髀体、独婦人以髮蔽
前後、少之時、鑿頤及下唇作孔、以貓睛夜光諸宝
石嵌入为美、婦人生子、即起作務如常、开夫則坐
蓐、數十日、服撰調養、親戚俱来问侯、餽遺乃失食

物、通国皆然、世間凡倍、多有惟以理通如此類者、
然人情習慣、亦莫覺其非也、地不產米麦、不釀酒、
用艸根晒乾磨麵作餅、以当餅、凡物皆公用、不自
私、土人能居水中、一二時刻、後能張目明視、亦有
能游水最健者、恒追執一大魚、名都白狼、而騎之、
以鐵鉤、入魚目曳之、東西走轉、捕他魚、素无君
長、各藉、亦无衣冠、散居聚落、喜啖人肉、西土常言
开地、欽三字、王法文是也、今已補、一改化、頗成人
理、开南有銀河、水味甘美、常湧溢平地、水退布地
皆銀沙銀粒矣、河身最大、入海处阔数百里、海中

五百里、一派尚为银泉、不入函沫、开北又有一大河、名阿勒悉、亦名马良温、河身曲折三万里、未得开流、两河俱为天下第一、

智加

南亞墨利加之南为智加、即长人国也、地方颇冷、人长一丈许、遍体皆毛、昔时人更长大、曾掘地得人齿、阔三指、长四指、余则全身可知也、开人好持弓矢、长六尺、每握一天、插入口中、至於没羽、以示勇、男女以五色画面为文饰、

金加西蟻

南亞墨利加之北、曰金加西蟻、开地出金银、天下称首、开鑛有四坑、深者皆二丈、土人以牛皮造软梯下之、役者常三万人、开所得金银、国王什取开一、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开山麓有城、名曰银城、而物俱贵、独银至贱、贸易用银钱五等、大者八钱、小至五分、金钱四等、大者十两、小者一两、改羅巴自通道以来、歲一交易、所得金银甚多、故西土之金银渐贱、而米穀用物渐贵、截者以为、後未当受多金之累、然獲利既厚、虽知不能绝也、开南北地相連处、名宇革、單迫赤道北十八度之下、南北

亞墨利加、從是而通、東西二大海、從是而隔、周圍
五千余里、天主教未行之先、開國已預知尊敬十
字聖架、國俗以文身為飾、

北亞墨利加

ノキシユ
墨是可

北亞墨利加、國土多富饒、鳥獸魚鼈極多、畜類更
繁、富家畜羊、嘗至五六万頭、又有屠牛万餘、僅取
并度羊、餘悉棄去不用、百年前无馬、今得西國馬
種、野中生馬甚衆、又最良、有鷄犬、天鵝、羽毛華彩
特甚、味最佳、吻上有鼻、可伸縮、如象、縮之僅寸余、

伸之可五寸許、諸國未通時、地少五穀、今亦漸饒、
新田年種可收十石、又產良菜甚多、其南總名新
以西ス把パ尼亞ヤ、內有大國、曰墨是可、屬國三十、境內
有兩大湖、甘鹹各一、俱不通海、鹹者水恒消、長如
海湖、土人取以熬鹽、并甘者中多鱗、似之屬、湖四
面皆環以山、多積雪、人烟輻湊、集于山下、舊都
城容三十万家、大率富饒安樂、每用兵、與他國相
爭、鄰國即助兵十餘万、并守都城、亦恒用三十万
人、但圍于封城、聞人言他方有大國土、大君長輒
笑而不信、今所建都城、周四十八里、不在地面、直

從大湖中創之。聖水木為橋，密植湖中，上加板以承城郭宮室，并聖水名則獨處，能入水十年不朽。城內街衢室居，又皆宏敞精絕，開國王寶藏極多，所重金銀鳥羽鳥羽，有奇彩者用以供神，工人或輯鳥毛為衣，光彩生動，初國內不知文字，今已能讀。各肆中有鬻奇者矣，并業大務農工，以尊貴為長，人面目甚美秀，彼自言有四絕：一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也。昔人士倍受魔，殺人以祭，或遭災，則以魔燻人，祭少故，每年輒加多，至殺人二石，并魔像多手多頭，極并險怪，祭法以綠石為山，冥人

休

背於上，持石刀，剖取人心，以擲魔，而人肢體則分食之，所殺人皆取于鄰國，故頻年戰鬪不休。今掌教士人感以人主愛人之心，亦知受魔之謬，不復祭鬼食人矣。并中有一大山，山皆野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如飛，鳥不能及，人善射人，祭一矢，彼祭三矢矣。百祭百中，亦喜啖人肉，鑿人腦骨，以為飾，今亦漸習于善，最喜得衣，如高客與衣一襲，則一歲盡力為之防守，迤北有墨古亞明，不過十里，地極豐饒，人強力多壽，生一種嘉穀，一歲可三熟，牛羊駱駝糖蜜，布之類尤多，更此有右理亞加。

納地苦貧、人皆露卧、以漁獵為生、有嘉斯大人、性
良善、亦以漁為業、其地有山、出二泉、稠穢如脂膏
一紅一墨色、

花池

新拂郎察

拔革老

農地

北亞墨利加之西南有花池、富饒人好戰不休、不
尚文吏、男女皆裸体、僅以木葉或軟皮蔽前後、間
飾以金銀纓絡、人皆牧鹿若牧羊、然亦飲其乳、有
新拂郎察、往時西土拂郎察人所道、故有今名、地
曠野、亦多險峻、稱生五穀、土瘠民貧、亦嗜人肉、又
有拔革老、亦魚名也、因海中產此、莫甚多、商販往

革

他國、恒數千艘、故以莫名、其地土瘠人愚、地純沙、
不生五穀、土人造魚脂、時取魚類數萬、密布沙中、
每頭種穀二三粒、後魚腐地肥、穀物暢茂、其收穫
倍於常土、又有農地、多崇山茂林、屢出異獸、人強
力果敢、搏獸取皮為裘、亦以為屋、其緣飾以金銀
為鏤、鉗項穿耳、近海有大河、濶五百里、窮四千里、
不得其源、如中國黃河之屬、

既未蟪

新亞以俺

加里伏爾尼亞

北亞墨利加之西為既未蟪、為新亞以俺、為加里
伏爾尼亞、地勢相連屬、國俗畧同、男婦皆衣明毛

及虎豹熊羆等裘，間以金銀飾之。其地多大山，一最大者高六七十里，廣八百里，長三四十里。山下終歲極寒，山羊則溫和。至山巔極冷，類年多雪。盛時深六七尺，雪消後一望平曠，數百里。山出泉極大，匯為大江，數處皆廣數百里。柑木茂盛，冬天蔽日，松實徑數寸，子大于常數倍。松木腐爛者，蜂輒就之作房，蜜瑩白味美。採蜜者，預次水邊，俟蜂來隨之而去，獲蜜甚多。獨少益得之，如至室相俎，餽之，不忍食。獅象虎豹等獸，動輒成群，皮亦甚賤。雉有最大者，重十五六斤。地多雷電，柘木多被震壞。有

小鳥如雀，於枯樹啄小孔千數，每孔輒藏一粟為冬月之儲。

西北諸蠻方

北亞墨利加地，愈北人愈野，无城郭君長文字，數家成一聚落，四周以木柵為城，开俗好飲酒，日以報仇，攻殺為事，即平居无事，亦以鬪為戲，而以牛羊相賄。凡壯勇出戰，則一家老弱婦女咸持齋，以祈勝。戰勝則家人迎賀，斷敵人頭以築墻。若欲再戰，臨行开老人輒指墻上髑髏，以相勸勉。开女人則砍开指骨，連為身首之飾。人肉則三分之，以一

祭所夏魔神、以_一賞戰功、以_一分給持齋助禱者、
若得大仇、則剖开骨長二寸許、鑿頤作孔、以骨栽
入、露寸許於外、用表开功、頤有相三骨者、人或敬
畏之、戰之時、家中所有宝物皆携而去、誓不及顧、
以期必勝也、开尚勇好殺如此、蓋由地本富饒、人
家星列、又开君長官府、以理法断开曲直、故小
爭競、便相攻殺也、此地人多力、女人亦然、每遷徙、
凡什物悉置糶、子女共作一馳、負之而行、上下
峻山如履平地、生則以右足为席、男女皆以飾髮
为_一夏、首飾甚多、亦带螺貝等物、男女皆垂耳環、若

駝

傷觸开耳及環、則为大辱、必及報之、所居屋宇溢
門户_俗甚、以備敵也、昔年極信邪魔、持齋極度、齋
時絕不言語、一日僅食菽一握、飲水一杯而已、凡
將与人攻戰者、或將漁獵耕獲者、或將嘉樂宴飲
者、或忽過仇家者、輒持齋各百日、耕者祀鬼与
鹿求不傷稼、獵者祭大鹿角、以求多獲鹿、角大者
長五六尺、徑五六寸也、有大鷲鳥、西国所祀、鳥王
者、巫藏开乾脂一具、教百年矣、亦以为神、獵者祭
之、巫覡甚多、凡祈晴雨、則於衆石中尋取一石、彷彿
佛似物形者、即以为神、而祭之、一日不驗、即棄去、

別求一石、偶值晴雨、輒收功為成、獲新穀亦必先
以供巫、并矯誣如此、迨改羅巴行教士人、至彼勸
令敬奉天主、戒勿相殺、勿食人、遂翕然一變、又強
毅有恒心、既改之後、永不犯也、倍既富足、又好施
予、人家每作饗食、置於門首、注來者任意取之、

亞墨利加諸島

西亞墨利加之島、不可勝數、并大者為小、以西把
尼亞為古巴、為牙賣加奇、氣候大抵多熱、州本開
花結實、終歲不斷、產一異艸、食之殺人、云并汁則
甚美、亦可為糧、有毒水、人遇并影即死、手持并枝

葉亦死、覺中并毒、亟沉水中可免、有鳥夜張其翼、
則發大光、可身照、野獠猛獸、縱橫為野、土人喜走
疾如奔馬、又能負重、若力足竭後、以鐵刺股、出黑
血少許、則疾走如初、故黃金一歲限定幾日、先期
齋戒、以祈神佑、又有一島、女人善射、又甚勇猛、生
數歲、即剖开右乳、以便弓矢、昔有商船行近此島、
遇女子盪小舟、未射殺商船二人、去如飛、不可追
逐、更有一島、土人言并泉水甚異、於日未出時、往
取并水、洗面百遍、无客可渡、如步、又有一島、名百
而護達、无人居、魔叢并上并側、近海无几、恒起大

浪海船至此甚險，四十年前曾有一船，至被魔驚，
登舟舟中皆驚仆，此一舵師不為動，且詰問何
何物，魔即忘言，舟中何工作，我當代汝，舵師指
授所為，魔一與言相及，如命東即西，命行即止，
舵師恍惚一法，旋復顛倒，命之舟即疾行甚如飛，
島海道三万里，三日而至，抵家言起程之期，人皆
不信，視所寄各中，日月果然，并怪異如此，又有一
島墨瓦蘭，嘗過北島，不見人物，視之曰无福島，又
有珊瑚島，以多生珊瑚樹，故名之，有新為匿島，甚
大，并勢貌似利未亞之為匿，故以名之，亦曰入匿，
白，未週達，此地意并與墨瓦蘭尼相連，十餘年前，
乃知有海船，過并南見為一島，徑度起赤道以南
一度，至十二度止，緯度起一百六十五，至一百九
十止，并土几未詳。

職方外記墨瓦蠟厄加卷五

西海艾儒畧增譯 東海揚廷筠彙記

天下第五大州曰墨瓦蠟厄加。先是閩龍諸人既已覓得兩亞墨利加矣。西土以西把尼亞之君。復念地為圓體。祖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沿海舶。選舟師。裹餼糧。裝金室。繕甲兵。命一強有力之臣。名墨瓦蘭者。載而往訪。墨瓦蘭既承國命。治亞墨利加之東徧紆。迴數万里。展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數。輒思返國。墨瓦蘭懼功用不成。无以復

余夜到下令舟中曰、有言既國者斬、於是舟人震懼、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千余里、海南大地、又復悅。一乾坤、墨瓦蘭率衆巡行、間、閩、前進、祇見平漁、滂蕩、杳无涯際、入夜則燐火、星流、潏漫、山岳而已、因命為火地、而地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以开所產有嬰武、亦是大地之一隅也、开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闕此區、因以开名命之、曰墨瓦蟻尼加、為天下第五大州、墨瓦蘭既踰此峽、遂入太平大海、自西復東、素知大地已週、开、畢竟直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亞

大浪山、而北折、遵海以還、批奔國、遍遠大地、一週、四過赤道之下、歷地三十万余里、從古航海之績、未有如斯盛者、因名开舟為勝舶、言戰勝几濤之、隱、而葵巡方偉切也、开人物几倍山川畜產、与夫鳥獸、虫魚、俱无傳說、即南極度、教道理、遠近、幾何、皆推步未周、不漫述、後或有詳之者、

書墨瓦蟻尼加後

鄒子禮、九州之外、復有九州、夫越裳氏國不在禹貢職方之內者、則譚天之言信矣、乃論者謂开闢大不經、億何示不廣也、漆園氏謂、六合之

內論而不議、六合之外、存而不論、今按五州之
說、則凡屬地球之上、在函蓋之下、窮照墜之所
至、無內無外、天固已存而論、而議矣、獨墨瓦
蟻泥加一州、則墨瓦蘭初涉開境、未能為國、大
於開地、盡在南方、北於大爪哇、小爪哇、海東亞
墨利加海、西利亞、東海、開人物土產、政治、凡習
已下卷脫

職方外記卷五終

職方外記四海總說卷六

西海艾佛略增譯 東海楊廷筠彙記

造物主之化成天地也、四行包裹以漸而堅凝、故
火最居上、而火包氣、氣包水、水則居于下、為是環
地面、皆水也、然玄黃始判、本為生人、水土未分、從
何立命、造物主於是別地為高深、而水盡行于地
中、為平土、名得什五、所謂曰川曰湖曰海、川則流、
湖則衆、海則潮、川與湖不過水之支流、而海則衆
流所鍾、稱百谷王焉、故說水必詳於海、有二焉、海
在國之中、國包乎海者、曰地中海、國在海之中、海

包并國者、曰寰海、川与湖佔度无多、不具論、寰海
極廣、随处異名、或以州域称、則近亞細亞者、曰亞
細亞海、近歐羅巴者、曰歐羅巴海、他如利未亞、如
亞墨利加、如墨尼曠尼加、及其他最尔小國、皆可
随本地所称、又或随开本地方偶、命之、則在南者
謂南海、在北者謂北海、東西亦然、随方易向、都无
定準也、茲將中國列中央、則從大聚洋、至小東洋
為東海、從小西洋、至大西洋、為西海、近墨尼曠泥
加一帶、為南海、近北海、下為北海、而地中海、附為
天下之水、尽於此、裨海大瀛、之屬、近荒唐、无可證據、

海名

海雖分為四、然中各異名、如大明海、大平海、東
紅海、亨露海、[△]新西把尼亞海、百西兒海、皆東海
也、如榜葛曠海、百尔西海、亞刺比海、西紅海、利未
亞海、何摺亞諾滄海、亞太曠海、以西把尼亞海、皆
西海也、而南海、則人跡罕至、不聞異名、北海、則冰
海、新增曠海、伯尔昨客海、皆至地中海之外、有
波的海窩、所遷海、入尔馬泥海、太海、北高海、皆
在地中、可附地中海、

海島

△海島

○以

海島之大者、附載各國之後、并小者不下千萬、難以
殫述、大率在亞細亞者、蘇門答臘、日本、淳泥最大、
在歐羅巴者、諸厄利亞最大、在利未亞者、聖老楞
佐島最大、在亞墨利加者、新以西把尼亞最大、在
墨瓦蟻泥加者、新為亞墨最大、而大平海中則有
七千四百四十島、此外有石礁、或見水面、或隱水
中、水中者、船極畏之、又有沙湍、船值之、則陷、此時
盡棄船中重寶、至百萬金銀、所不恤、乘湖至方得

脫之、否則斷無出埋

海族

海中族類不可勝窮、自鱗介而外、凡陸地之走獸、
如虎、狼、犬、豕之屬、海中多有相似者、今聊據船所行
所見、述一二、以新聽聞、魚之族、一名把勤亞、身長
數十丈、首有二大孔、噴水上出、勢如懸河、每遇海
船、則昂首注水、船中頃刻水滿、船沈、遇之者、遂以
盛酒、鉅木、覺、投之、連吞數覺、則俛首而逝、淺處得
之、熬油可數十斤、一魚名斯得白、長二十五丈、其
性最良善、能保護人、或漁人為惡、魚所困、此魚輒
往、聞解漁人之困、鳥故彼國法禁人捕之、一名薄
里波、其色能隨物而變、如附土、則如土色、附石、則

如石色、一名仁魚、西書記此魚、嘗負一小兒登岸、
偶以鬚觸傷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西國
取海豚、嘗藉仁魚為招、每呼仁魚入網、則入、海豚
亦与之俱、俟豚入、後呼仁魚出網、而海豚悉羅
矣、一名劔魚、開嘴長丈許、有齒刻如鋸、猛而多力、
能與把勒亞魚戰、海水皆紅、此魚輒勝、以嘴觸船
即破、甚。船甚畏之、一魚甚大、長十餘丈、闊丈余、目
大二尺、頭高八尺、開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皆
徑尺、頤骨亦長五六尺、迅、凡起嘗衝至海涯、一魚
甚大、且有力、海船嘗遇之、開鼻、竟以頭尾抱船兩

頭、舟人欲擊之、恐一動則舟必覆、進跪祈天主、須
臾解去、一如鱷魚、名曰刺瓦、而多、長尾、堅鱗、甲、及
箭不能入、足有利爪、鋸牙滿口、性甚悍惡、入水食
魚、登陸人畜无所不食、百魚遠近皆避、第、開行甚遲、
小魚百種常隨之、以避他魚之吞噬也、并生子、初
如鵝卵、後漸長、以至二丈、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之、
即仆、因就食之、凡物開口皆動下頰、此魚獨動上
頰、口中亦无舌、冬月則不食物、人見之却走、必逐
而食之、人逐逐之、彼亦却走、并目入水、則能出水、
極明、見人遠則哭之、近則噬之、故西國稱假慈悲、

者、为刺瓦而多矣、独有三角能制之、一为仁鱼、盖
此鱼通身鳞甲惟腋下、有软处、仁鱼鬣甚利、能刺
殺之、一为乙、为满、鼠属也、其大如猫、善以泥塗身
令滑、俟此鱼开口、辄入腹、嚼开五臟而出、又能破
壞开卵、一为雜、鼠属也、此鱼最喜食蜜、養蜂
家、四周種雜、鼠即弗敢入、有名落斯馬、長四丈
許、足短、居海底、罕出水面、皮甚堅、用力刺之不可
入、額有二角、如鈎、寐時、則以角掛石、尽一日不醒、
有海魚、海獸、大如海島者、嘗有西鯨、就一海島、纜
舟登岸、行游半晌、又漫杜岸、造作火食、漸次登舟

解維上不幾里、忽聞海中起大聲、回視、向所登之島、
已没、方知是一魚背也、有獸形、侏~~方~~、开骨軟脆、
有翼、能鼓大凡、以覆海舟、开形亦大如鳥、又有一
獸、二手二足、气力猛甚、遇海船、輒顛倒播弄之、多
遭没溺、西船称为海魔、惡之甚也、开小者、有飞魚、
僅尺許、能掠水面而飞、又有白角兒魚、善窺飞魚
之影、伺开所向、先至开所、開口待咬、恒相追殺十
里、甚魚急、輒上人舟、为人得之、舟人以鷄羽或白
練、飄揚水面上、着利鈎、白角兒、認為飞魚、躍起吞
之、便为舟人所獲、又有介属之魚、僅尺許、有殼而

六足、有皮如欲他徒、則豎半穀与舟、張足皮与
帆、乘几而行、名曰航魚、有蟹大踰丈許、开螯以箱
人首、立断、箱也、肱人肱立断、以开穀覆地如
矮屋然、可容人卧、又有海馬、开牙堅白而莹淨、文
理細如絲髮、可为念珠等物、復有海女、上体直是
女人、下体则为魚形、亦以开骨为念珠等物、可止
下血、二者皆魚骨中上品、各国甚貴重之、海鳥有
二種、开一者島中者、日常飞颺海面、海船遇之、則
可、白海鳥遠近、开一本生長於海中、不知登岸、船
上欲取之、則以皮布水面、以鉤着餌、置皮上、鳥就

箱、音覽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

食之、輒可鉤至、若釣魚然、又有鳥能捕魚者、身生
皮囊、如蛇、入水裹魚而出、人固取之、又有極異者
为海人、有二種、开一通体皆人、鬚眉畢具、特手指
略相連如鳧爪、西海曾捕得之、進於國王、与之言
不吝、与之飲食不嘗、王以为不可狎、復絕之海、輒
盼視人、鼓掌而大笑去、二百年前、西洋唱蘭達地、
會於海中、獲一女人、与之食、輒食、亦肯为人役使、
且活多年、見十字聖架、亦能起敬俯伏、但不能言、
开一身有肉皮、下垂至地、如衣服者然、但着体
而生、不可脱卸也、二者俱可登岸、数日不日、但不

識开性情、莫測开族類、又不知开在海宅于何處、似人非人、良可怪、

海產

海產以明珠為貴、則意蘭最上、土人取海中蚌置日中晒之、俟開口自開、然後取珠、則珠色鮮白光瑩、有大如鷄子者、光照數里、南海皆剖蚌出珠、故珠色黯、无光、有珊瑚島、开下多出珊瑚、初在海中、色綠而質柔軟、上生白子、土人以錢網取之、出水便堅、有紅黑白三色、紅色者堅而密、白黑色者鬆脆不堪用、大塚山之東北有暗礁、水涸礁出、悉

。鐵

是珊瑚之屬、猶暗寶石、各處有之、上西洋更多、琥珀則改羅巴波羅尼亞有之、沿海三千里皆是、蓋为几浪所湧、坦積此地、土人取为器物、龍涎香、黑人因与伯西兒兩海最多、曾有大塊重千余斤者、望之如島然、每为几濤湧泊於岸、諸魚獸並喜食之、他狀前已具論、海水奔皆鹽味、然亦有不做、莫熱自凝为鹽塊者、近忽魯漢斯處有山、五色相同、亦純是鹽、土人鑿山石、鑿以为器、貯食物則不須和盜、蓋开卷已是鹽、自生鹹味也、又有海樹、太平海内浅处生草、一望如林、葱菁可愛、

海狀

地心最為重濁、水附于地、到處就共重心、故地形圓而水勢亦圓、隔數百里、水面便如橋梁、遠望者不可見、須登桅望之乃見、開前或夷或險、而地中夷險各處不同、惟太平海極淺、亘古至今、无大几浪、大西洋極深、二十余里、從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南、开几常有定候、至四十五度以北、几色便錯乱不常、开几異者在大明東南一隅、常有異几、變乱凌雜、倏忽更二十四向、海船惟任几而飘几水、又入異道如前、为南几、水必北行、倏轉为

北几、而水勢尚未趨南、舟莫適從、因至摧破、至小西洋海、潮極高大、人極迅急、平地刻湧數百里、海中大船及蛟鼉魚鼈之屬、嘗乘潮勢湧入山中、不可出、改羅巴新勇埔利未亞大浪山、六時起几浪甚險急、至滿刺加海无几、倏起波浪、又不全海皆然、惟里許一處、以次身具、後浪將起、前浪已息矣、海上至多有几、独利未亞海、近为區亞之地、当赤道下者、常若无几、之天气酷熱、船如至此、食物俱壞、人易生疾、海深不得下碇、船大不能用檣、海水暗流、及潮湧、飘船、至浅处壞者多在於此、海水

味鹹中有火性、又勢常激盪、故不成冰、至北海則
年年无日、气候極寒而冰、故曰冰海、船为冰堅
所阻、直須守至冰解方得去、又若冰山、海中冰塊
为几所擊、堆疊成山、海船觸之、定为齏粉矣、赤道
之下、則終歲常焚、食物水酒至此色味皆变、遇之
即復如常、凡海中之色、大率都綠、惟東西二紅海
或
开色洵紅、或云海底珊瑚所映而然、亦非本色也、
又近小西洋一处、入夜則海水通明如火、西儒常
親見而異之、持盃汲起、滿盃俱火色、又滴入掌中、
光亦莹然可玩、後來漸次消滅、

海船

海船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开小者僅容數十人、專
用以傳唇信、不以載物、开舟腹空虛、可容自上達
下、僅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填以石、使舟底常
就下、一遇几濤、不習水者、尽入舟腹中、密閉开孔、
沒塗以瀝青、使水不進、开操舟者、則細縛开身于
樁桅、任水飄蕩、因开腹中空虛、水不沉溺、船底又
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運舟、万无
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可容數百人、自小西洋
以達廣東、則用此船、开大者上下八層、最下一層

鎮以沙石十餘石、使船不傾側、震盪全藉此沙石、
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最難得水、須裝泔
水千余大桶、以是中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其上
近地平板一層、則船內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
用等物、地平板之外、則虛、開中百步、以為揚帆、習
武游戲、作劇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以為尊貴者
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後建水閣、為納涼之
處、以待貴者之遊息、船兩傍列大銃數十門、以備
不虞、開鑊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帆
十餘道、桅之大者長十四丈、帆闊八丈、水主二三

百人、將卒銳士三四百人、各高數百、有船總官一
人、是西國貴官、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吏、有賞罰
生殺之權、又有船師三人、曆師二人、曆師船師專堂、俟
几使帆、整理器用、吹掌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
礁石、以定趨避、曆師專掌窺測天文、昼則測日夜
則測星、用海圖量取數度、以識險易、以知道里、又
有官醫、主一船之疾病、亦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
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船上火禁極嚴、
蓋千人之命、收係然、開起程、但候天色、未嘗遲誤
時日、亦未嘗有大失也、

海道

儒略革程歐羅巴各國起程遠近不一水陸各異
大都一年之內皆聚于邊海波爾杜瓦爾國里西
波亞都城候西商官船春發入大洋從福島之北
過夏至線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踰赤道而南此
處北極已沒南極漸高又過冬至線在赤道南二
十三度半越大浪山見南極高三十餘度又逆轉
冬至線過黑人國老楞佐島夾界中又踰赤道至
小西洋南印度臥亞城在赤道北六度凡有順
逆大率亦一年之內可抵小西洋此則海中多

島道險窄難行矣乃揆中船亦乘春月而行然則
意蘭經楞葛刺海從蘇門答嶼與滿刺加之中又
徑新加步峽迤北過占城暹羅界閱三年方抵中
國嶺南廣州府此從西達中國之路也若從東而
來自以西把尼亞地中海過巴爾德峽往亞墨利
加之界有二道或從墨瓦蠟尼加峽出太平海或
從新以西把尼亞界泊舟從陸地出亨露海過馬
路古呂宋等島至大明海以達廣州此某輩皆從
西而東不由東道西來之路徑九万里也行海晝夜
無停首山島可記者則指山島而行至大洋中常

万里无山岛，则用罗经以審方，开審方之法，全在海量取度数，即知海船行至某处，離某处若干里，瞭如指掌，百不失一。

職方外記卷六終

跋

昔人謂讀各益人神智，又謂用各益職方外記之有刻，為益匪細也。中庸贊天地山川曰：无窮曰廣厚，曰廣大，曰不測，必既造物，騶術之說，侈而不枝，章亥之步局，而未周。西海先生，間関九万里而入中国，仰觀赤道南北二極之纏度，以定万国之封域，而茲紀露一斑云。吾人壽幾何，胡能足跡通大地，悉覩記諸殊尤絕跡哉。蓋惟道无遠弗届，惟天无地弗戴，諸有道成以昭夏为宗，敦溥天人，人同有是心，其尊所聞，天是以周游山海，苟有生齒。

所在、食食人之國不避諸艱、收樂就為、但此猶开
大略云尔、善讀是紀者、當思盈天地间、生、不已、
必非偶然、徒然大造、良屬有意、欲令人見形而下
者、既如是、万變无方、非一人、耳目可悉、則形而上
者、有无窮奧儀妙境、非人心思^之所及、浸假而由家
識、心由心性求之天載、即一爰一物、皆可以醒寤
吾人寓形宇内、眇如大倉之一粟、造物者豈育万
有、悉用以供我躬翼我德哉、开宜何如以仰答之、
故觀奇器則知良士之苦心、目名器則憶國手之
巧心、園外紀則念大造生成之宏賜、是皆不後志

進賢熊士旂題

于物而直探本原、諸名現、先生並記、著其說、倦、
善誘、深意开在斯乎、

